



# 小 孫 祿 堂 公 游 記

二

# 孙禄堂云游记

之一

改编

张永安

绘画

范士平

吕奉林

扫描

金色童年情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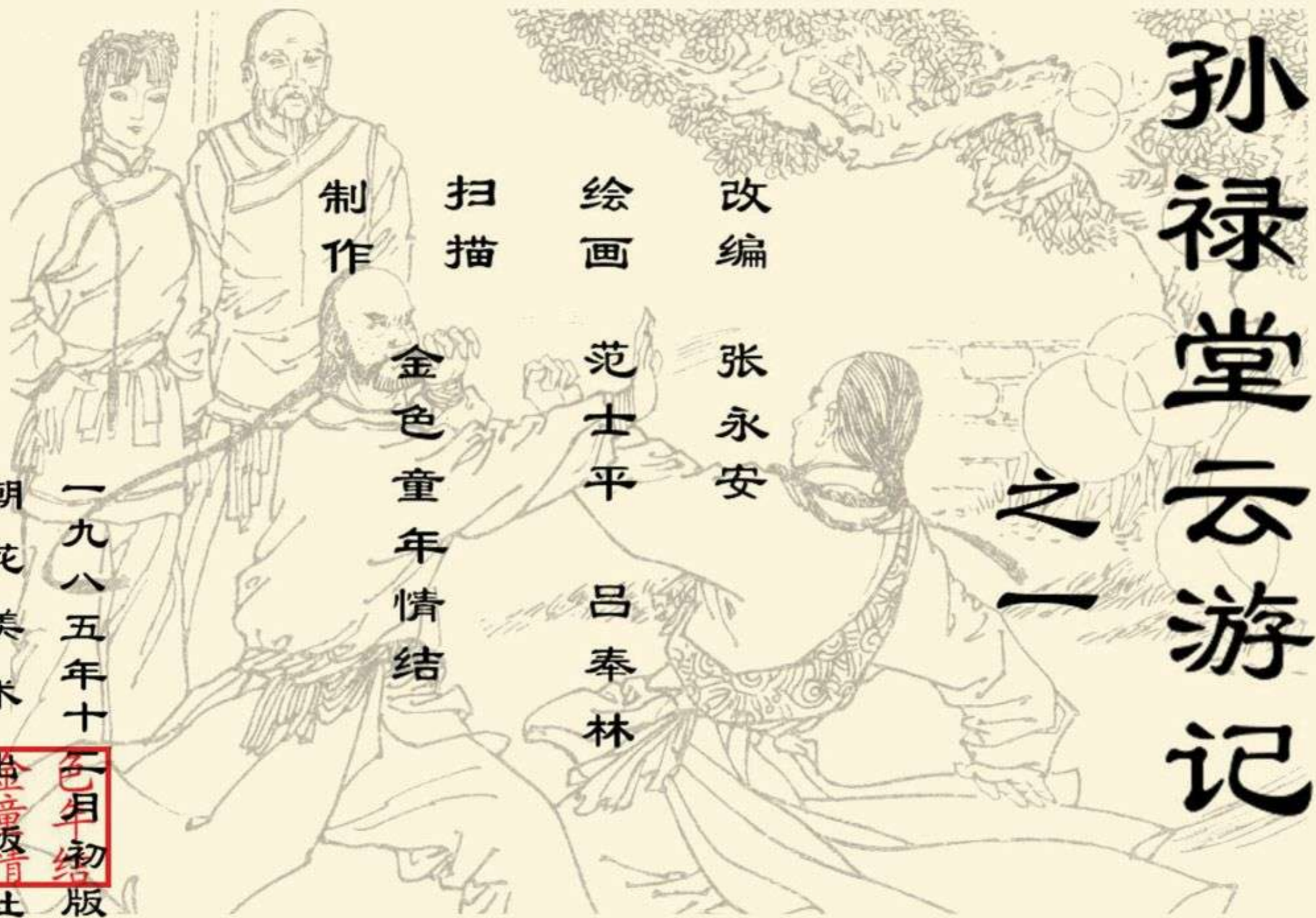
制作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色月初版

朝花美术

童年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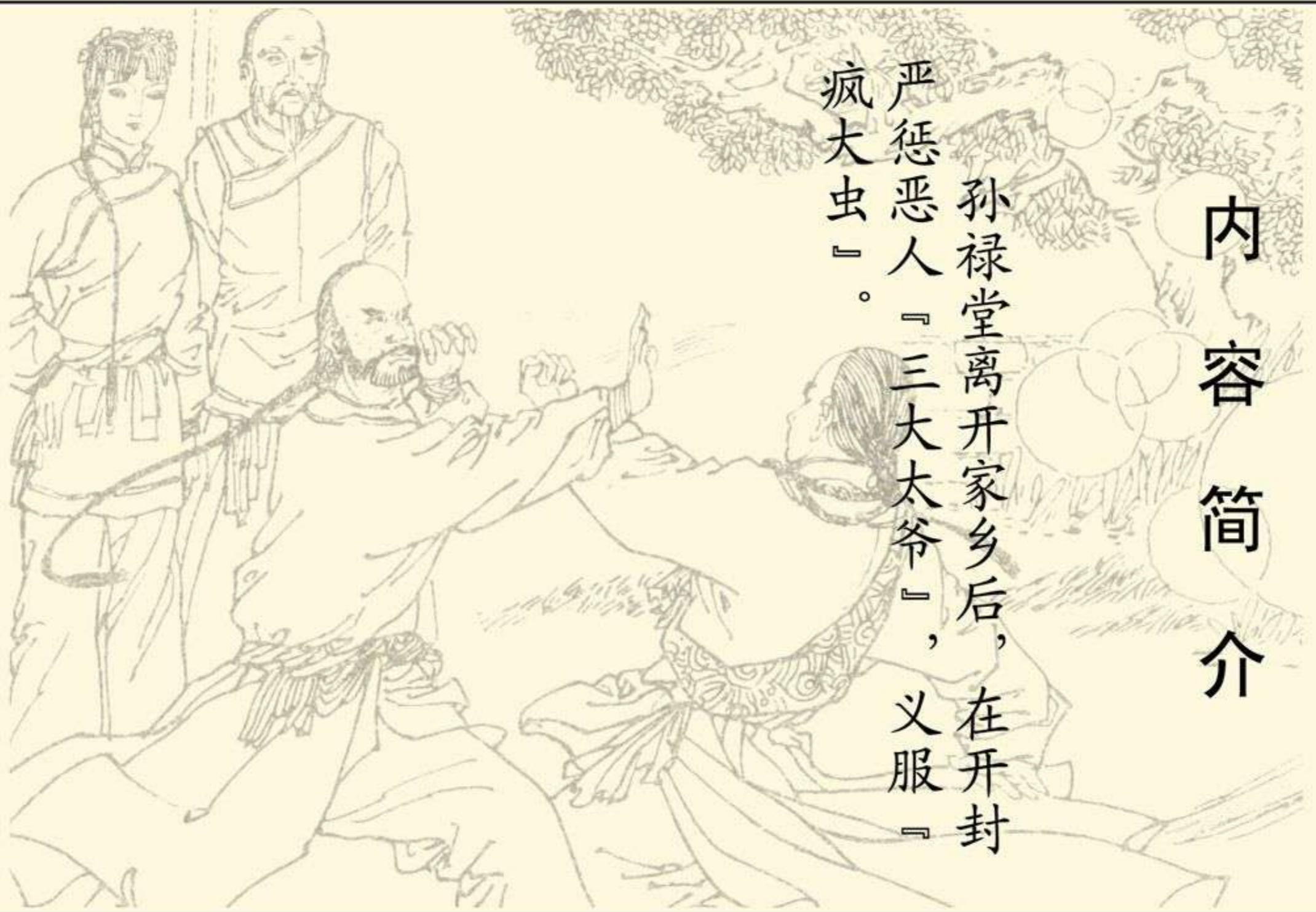
## 出版说明

孙禄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武术家，身怀绝技，武德高尚；他深诸形意、八卦和太极，并独创了自成一家的孙氏太极拳；他曾多次挫败日、俄诸国大力士，振奋了中华民族之精神；他写了大量武术专著，为中华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这套连环画刻画了年轻时期的孙禄堂为提高武技，不惧艰难险阻，四省云游，刻苦求学的精神。云游中他满怀正义感，战胜许多困难，同恶人恶势力斗争不屈。故事真实惊险，情节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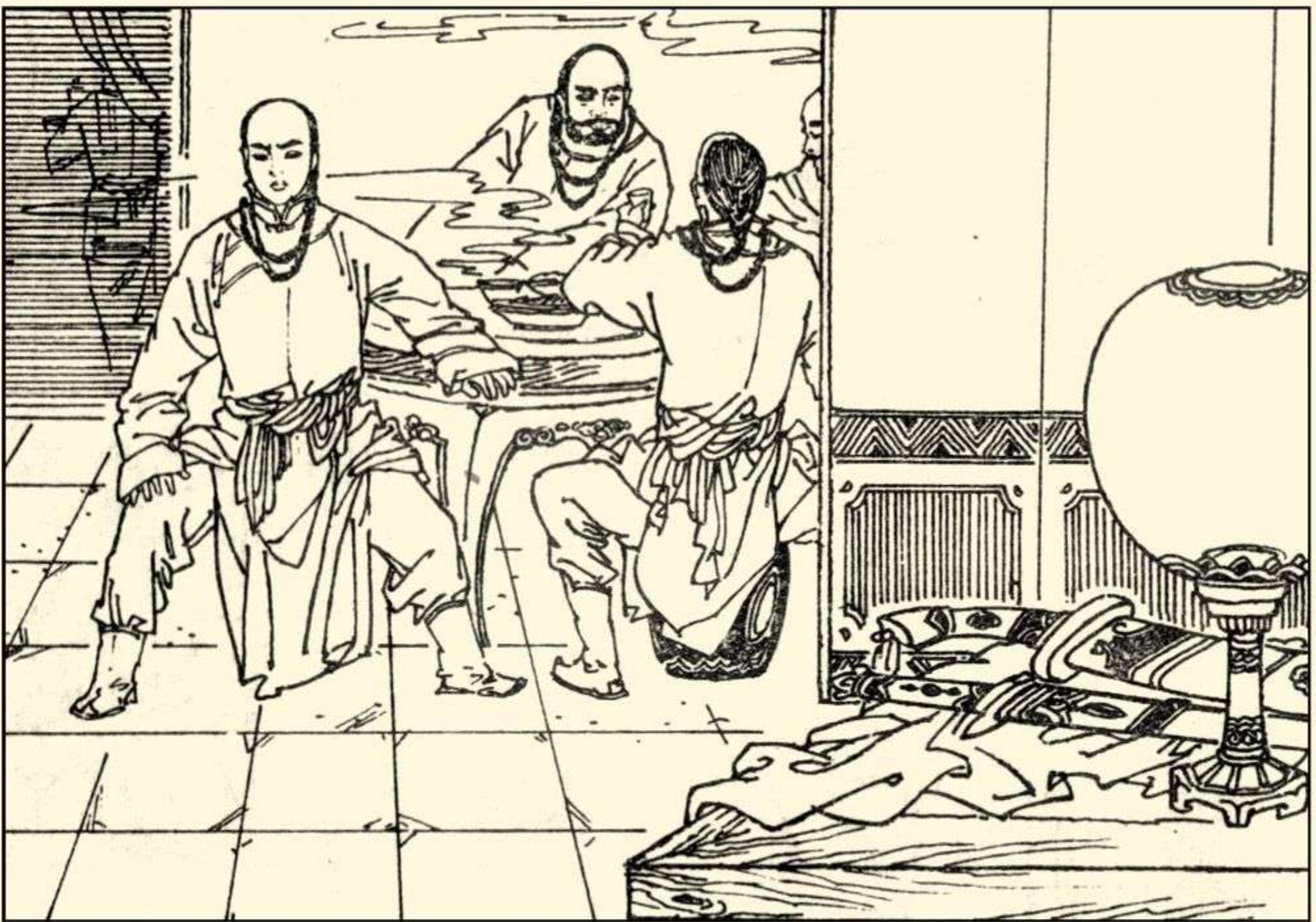
# 内 容 简 介

孙禄堂离开家乡后，在开封  
严惩恶人『三大太爷』，  
义服『  
疯大虫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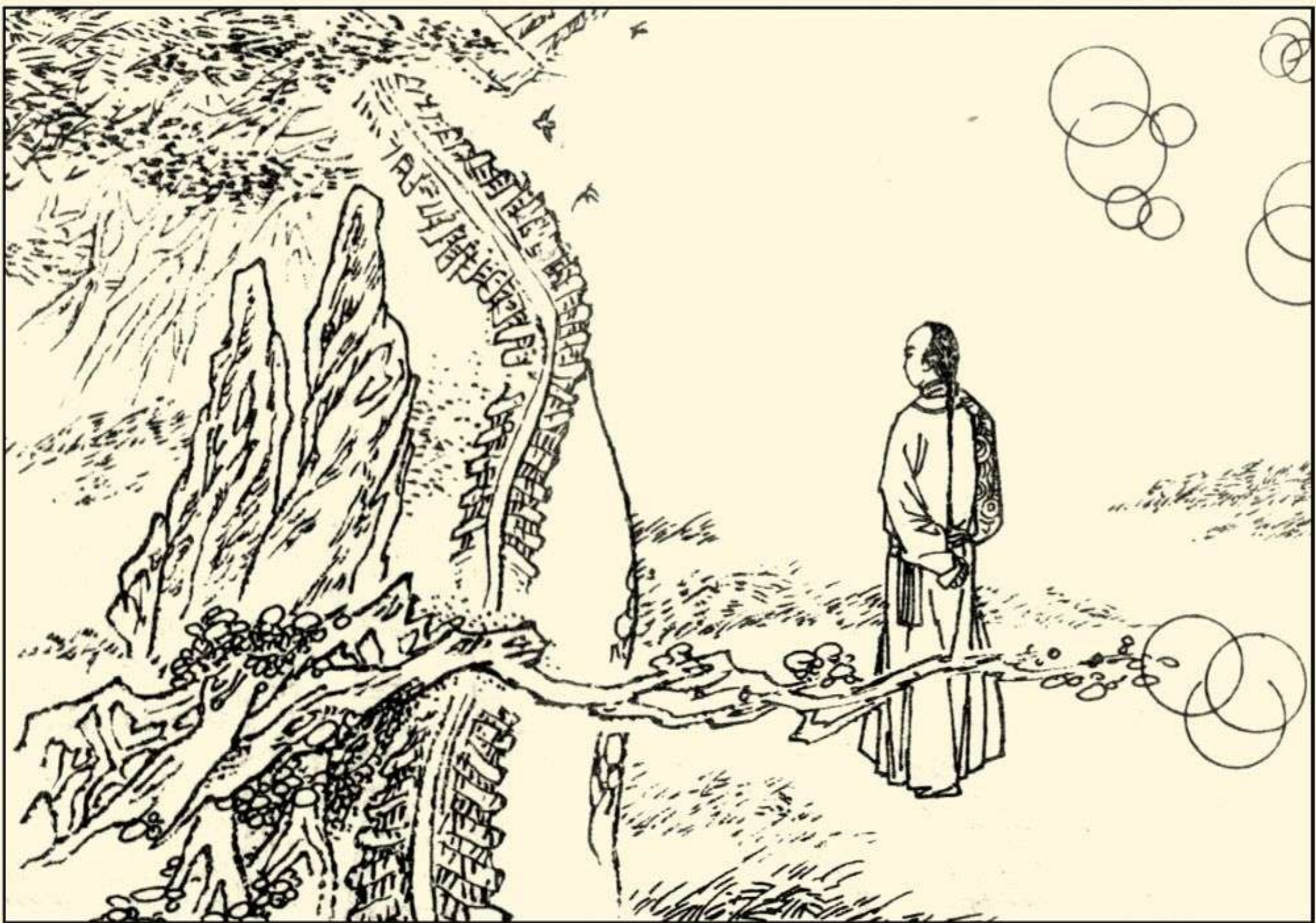
清光绪十五年的除夕之夜，北京前门大街处处悬灯结彩，热闹非常。「程记眼镜」的商肆客厅内，红烛高烧。游身八卦连环掌大师程廷华在同徒弟们饮酒守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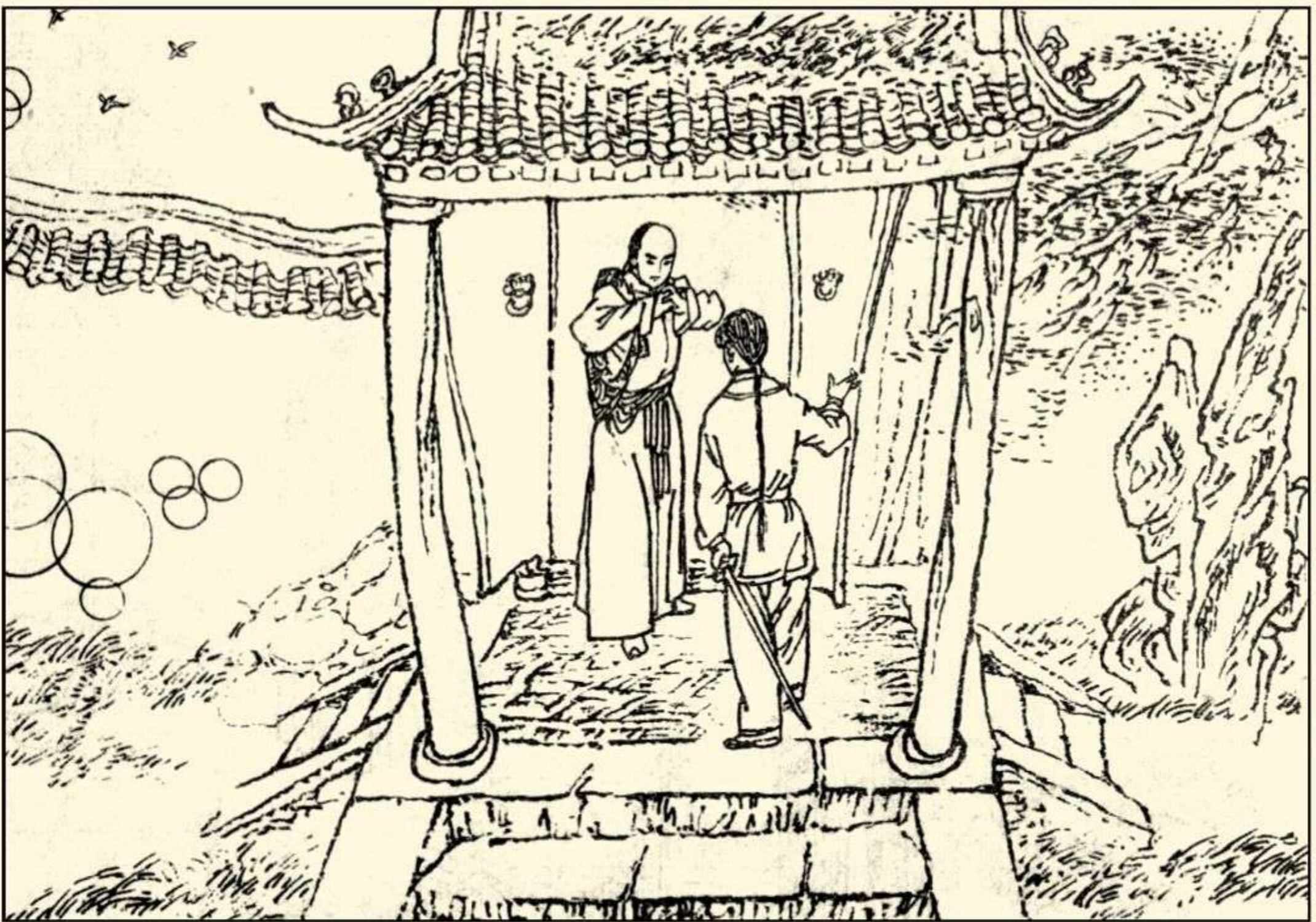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家说说笑笑，边饮酒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研练武术的心得体会。只有孙禄堂杯盏不动，一言不发。看得出此刻他正心事重重……

三年前，阳春三月的一天，孙禄堂来到通县城内，只见街心十字路口的北面，有座高墙大院，青石板砌成的高台阶，黑漆大门紧紧关闭，里面传出一阵阵跌打相搏，刀环交响之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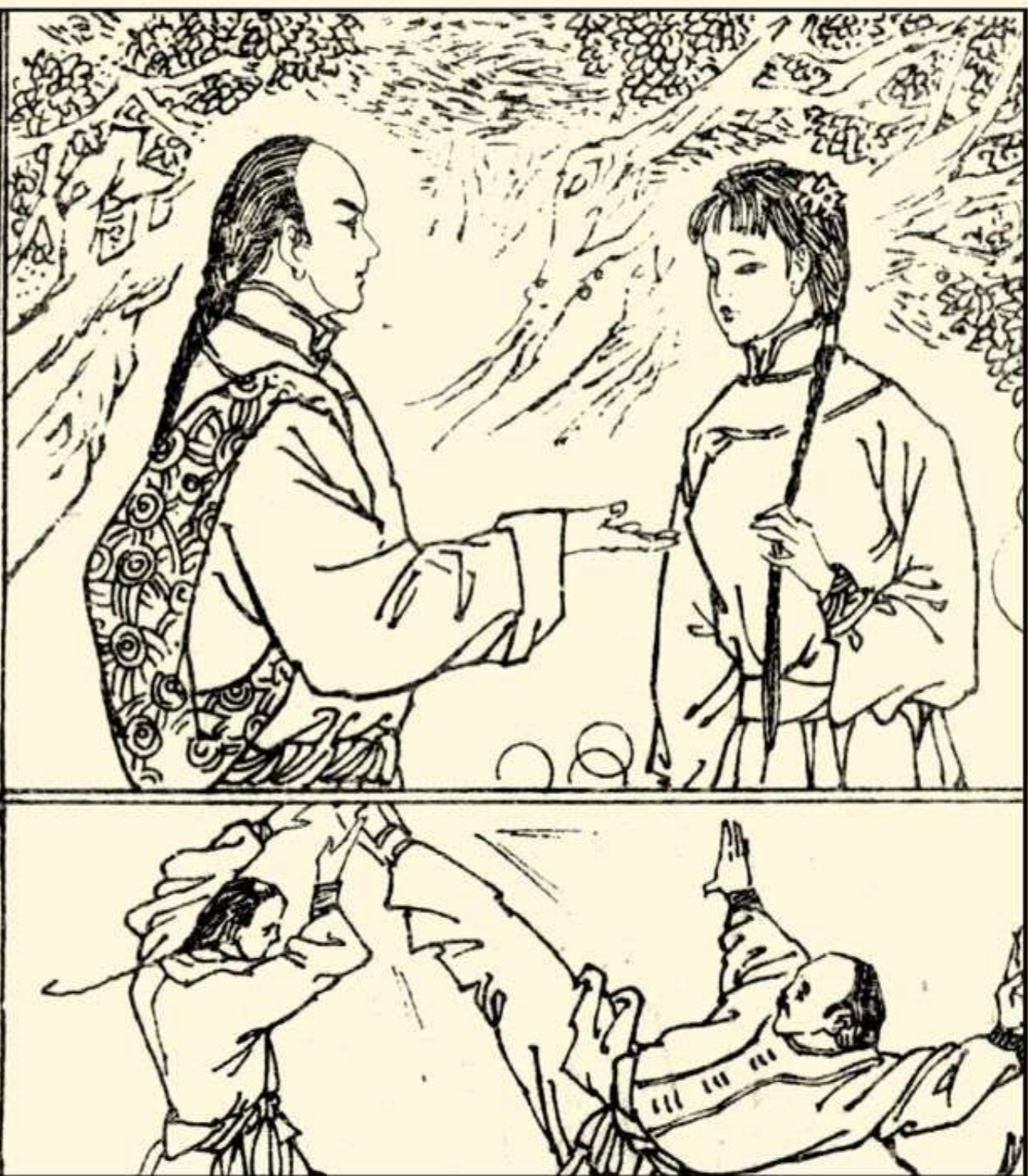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沉吟片刻，上前轻轻敲开门。一位秀美的少女出现在门口，她身穿白绸练功衣。孙禄堂忙退后一步拱手施礼说：「请问这里可是程老先生的府上吗？」



少女问道：「不知您是……」『在下孙福全，字禄堂，久慕程先生大名，特来拜师习武。』  
「程老先生就是我的伯父，客人请进。」宽大的院内，几个壮大汉子正在练功，一见来了陌生人





一壮汉斜着目光打量了一下孙禄堂。双手一叉腰说：「北京的规矩，拜师先跟师兄练两手。」孙禄堂见此人傲慢，便说：「这规矩俺实在不知，只知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莫在人前自夸口。」

壮汉大怒，一掌朝孙禄堂胸前打来。孙禄堂不慌不忙，缩身似猿，躲过这一掌却不还击。壮汉一掌打空，紧接着又一个『双峰贯耳』狠狠扑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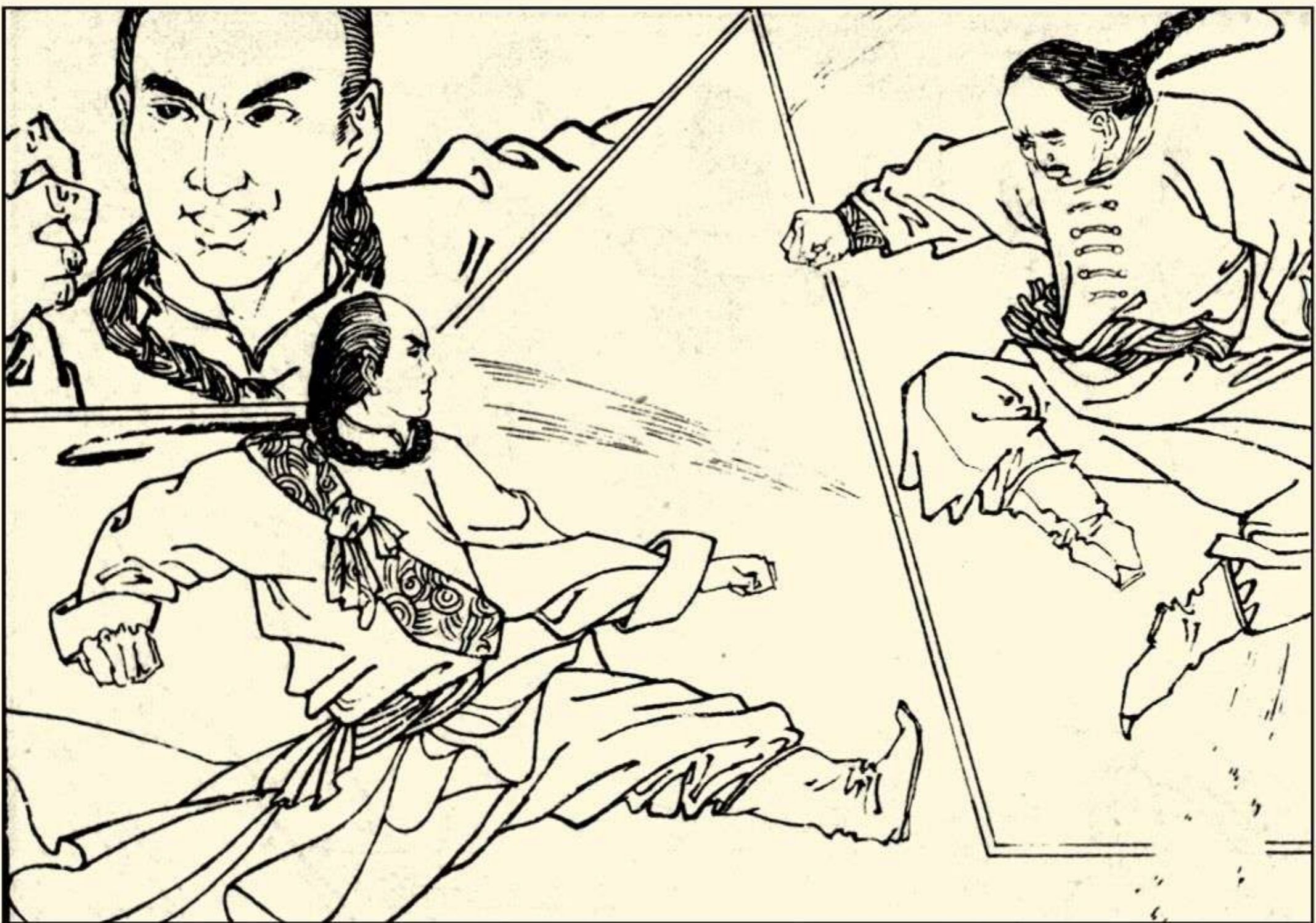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一个『燕形式』窜出丈远，仍不还击，只是微笑着。壮汉施展游身八卦连环掌步步紧逼，孙禄堂右躲左闪，一一化解了对方的招式。

少女看罢暗暗点头，她高声说：「客人，以武会友，不必客气。」壮汉腾空一脚狠狠朝孙禄堂踢去。孙禄堂拱手说：「这位师兄，得罪了。」孙禄堂躲过这一脚，随即一个劈拳快似流星，





壮汉一惊，急忙一个『青龙转身』躲过这一拳，却已绕到了孙禄堂的背后。孙禄堂一个『狸猫上树倒翻身』回身用崩拳打出。那壮汉早倏地一个箭步，窜出一丈多远。

孙禄堂一个『燕子抄水』跟到壮汉身后，壮汉急转身时背上早中一拳，『扑通』一声跌倒地上。孙禄堂急忙上前扶起壮汉。壮汉面红耳赤，举拳欲打……少女大喝道：『文标不得无礼。』





这时，一个身材高大，满脸麻子的中年人大步走进院中。壮汉冲他叫道：『周师兄，打这小子！』麻脸大汉不问青红皂白，迎面一掌打向孙禄堂。孙禄堂不敢轻敌，施展形意拳绝技全力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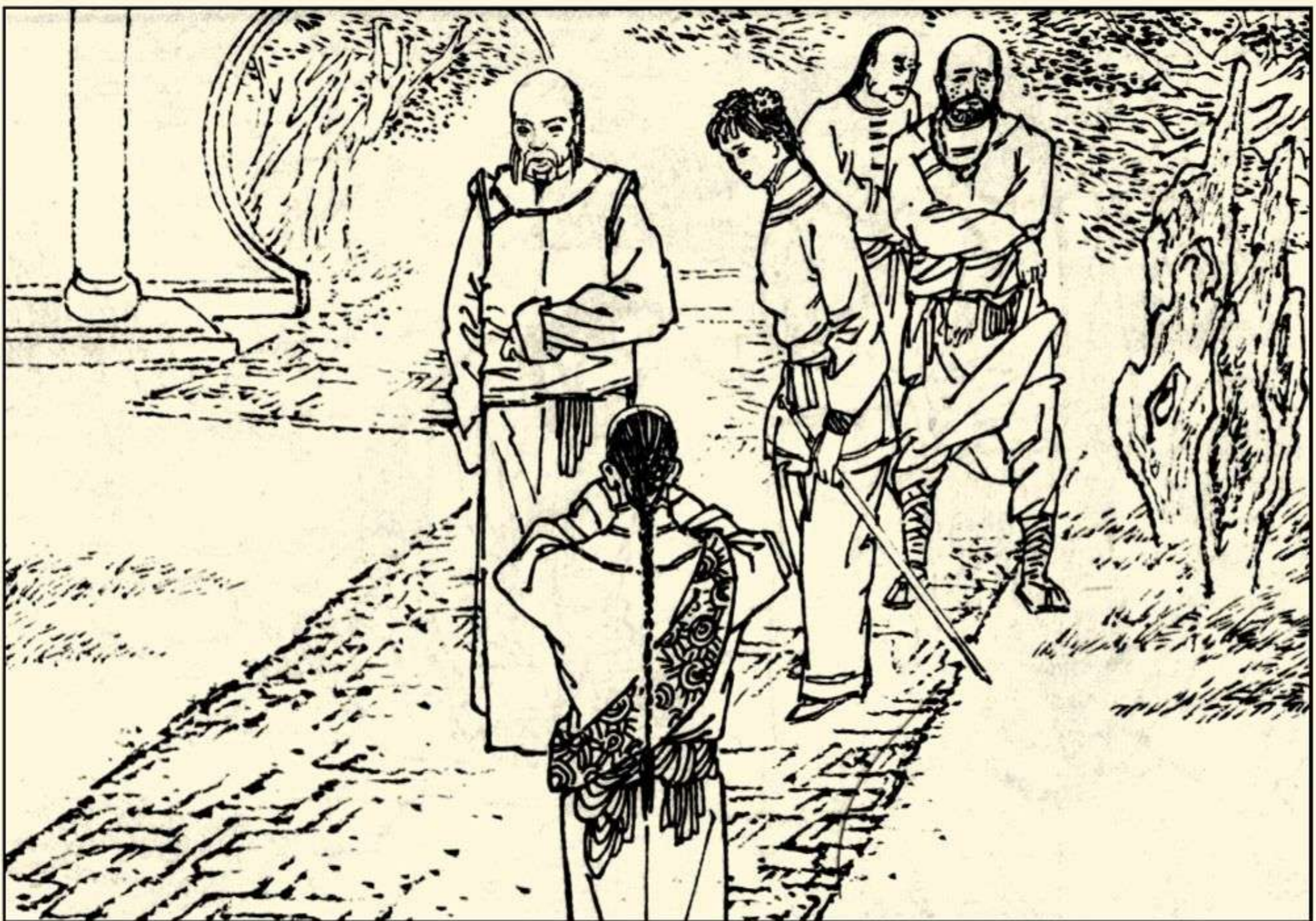
内院门开了，一位老者走来。他中等身材，虽然鬓发灰白，却精神矍铄，双目闪闪如电。少女刚要叫时，老者冲少女摆摆手，微微一笑，站在一边观看。





孙禄堂壮气森森，神采飞扬，愈战愈勇。麻脸大汉却气喘吁吁，渐渐不支，他一拳打空，身子摔出丈余远。孙禄堂犹如骏驹跃涧，扑过去一个崩拳打在麻脸大汉肩头。

麻脸大汉『扑通』摔倒。『好一个漂亮的崩拳！』老者捻须大笑。孙禄堂一见，急忙拱手施礼。老者看着孙禄堂说：『足下形意拳功夫纯正，出手不凡，敢问你可是那『半步崩拳打遍天下无敌手』的郭云深老拳师的门人么？』





少女对老者说：「他是来向您拜师习武的」  
。孙禄堂知道面前老者就是久慕大名的「眼镜程」  
——程廷华，便急忙下拜，说：「弟子孙福全  
前来拜师。」

自此，孙禄堂向程廷华苦心学习，认真研练游身八卦连环掌。程廷华对他要求极严，一招一式都不放松。孙禄堂把师父所讲的拳理和自己的体会都一一记录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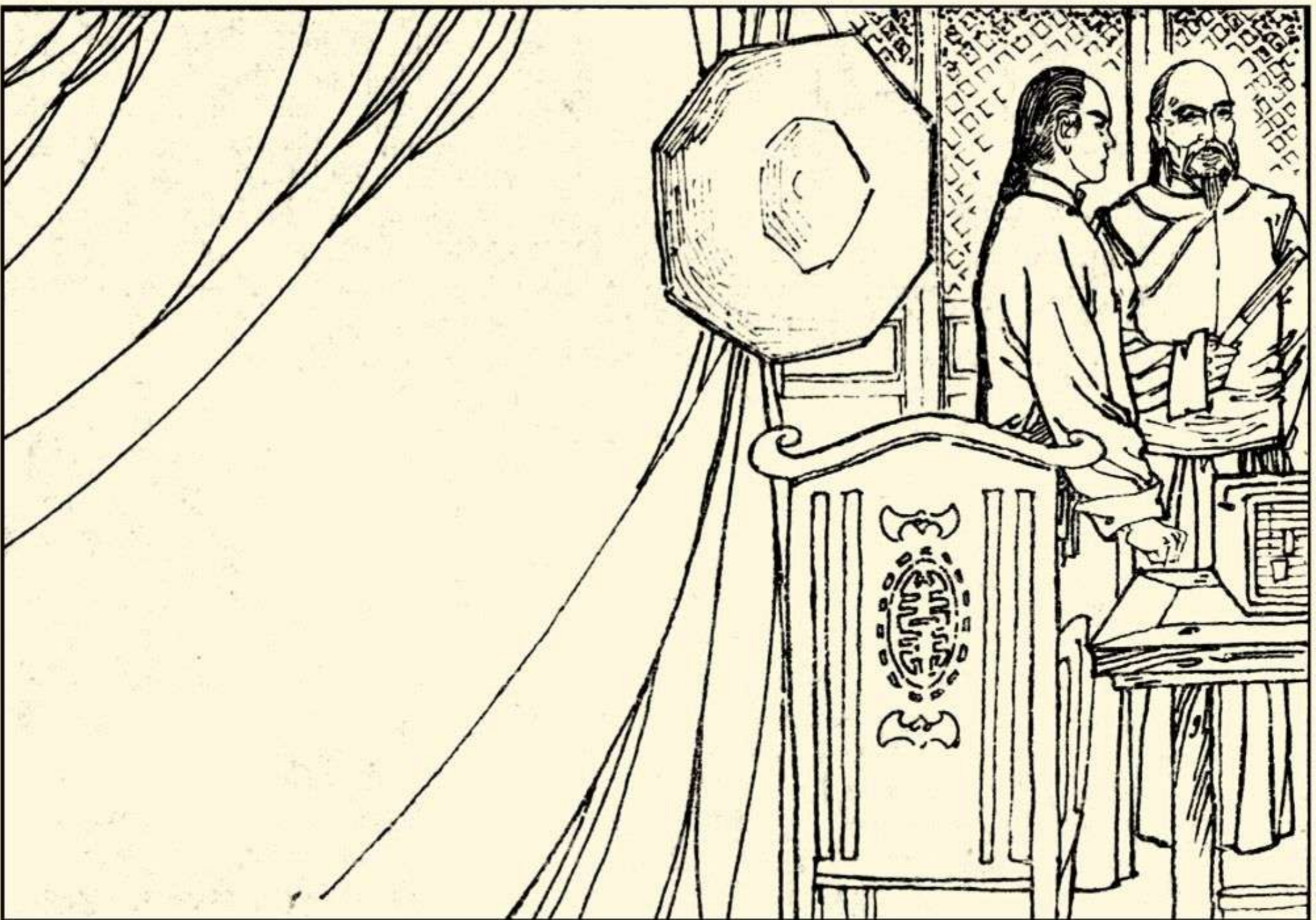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年过去了。这天，程廷华翻阅着孙禄堂的笔记。孙禄堂对师父说：『这些是我十几年来记下的几位老师所讲的拳理。大师们的金石之言，只凭口授，年久恐失其真，或不幸淹没，所以，

程廷华高兴地站起说：「这太好了。」他又向孙禄堂谈起四川峨嵋山有个知真法师，不仅武艺精绝而且精通《周易》，他要孙禄堂去峨嵋山去云游四海，结交天下武林豪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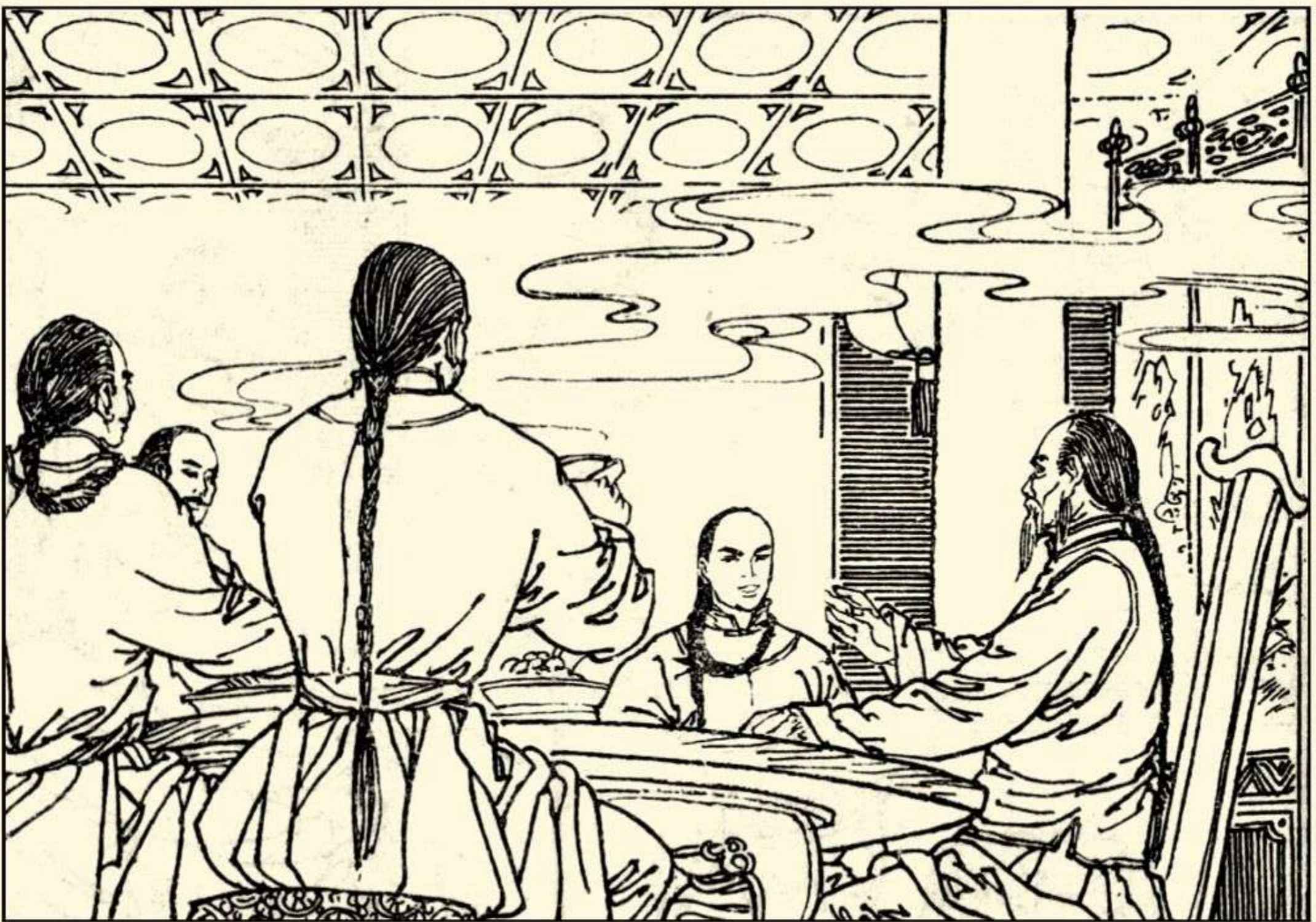


孙禄堂低头沉思，程廷华又说：『我已把全部绝技传授给你了，论你的功夫可称大江南北无敌手，春节一过你便可离开我。』



为此，孙禄堂在除夕酒宴上闷闷不乐。师兄李文标笑着问道：「大年三十，师弟为何心事重重？」孙禄堂起身来到师父跟前说：「俺自遇恩师，似鱼儿得水，弟子志在从师研练，师父为什么要让我离开您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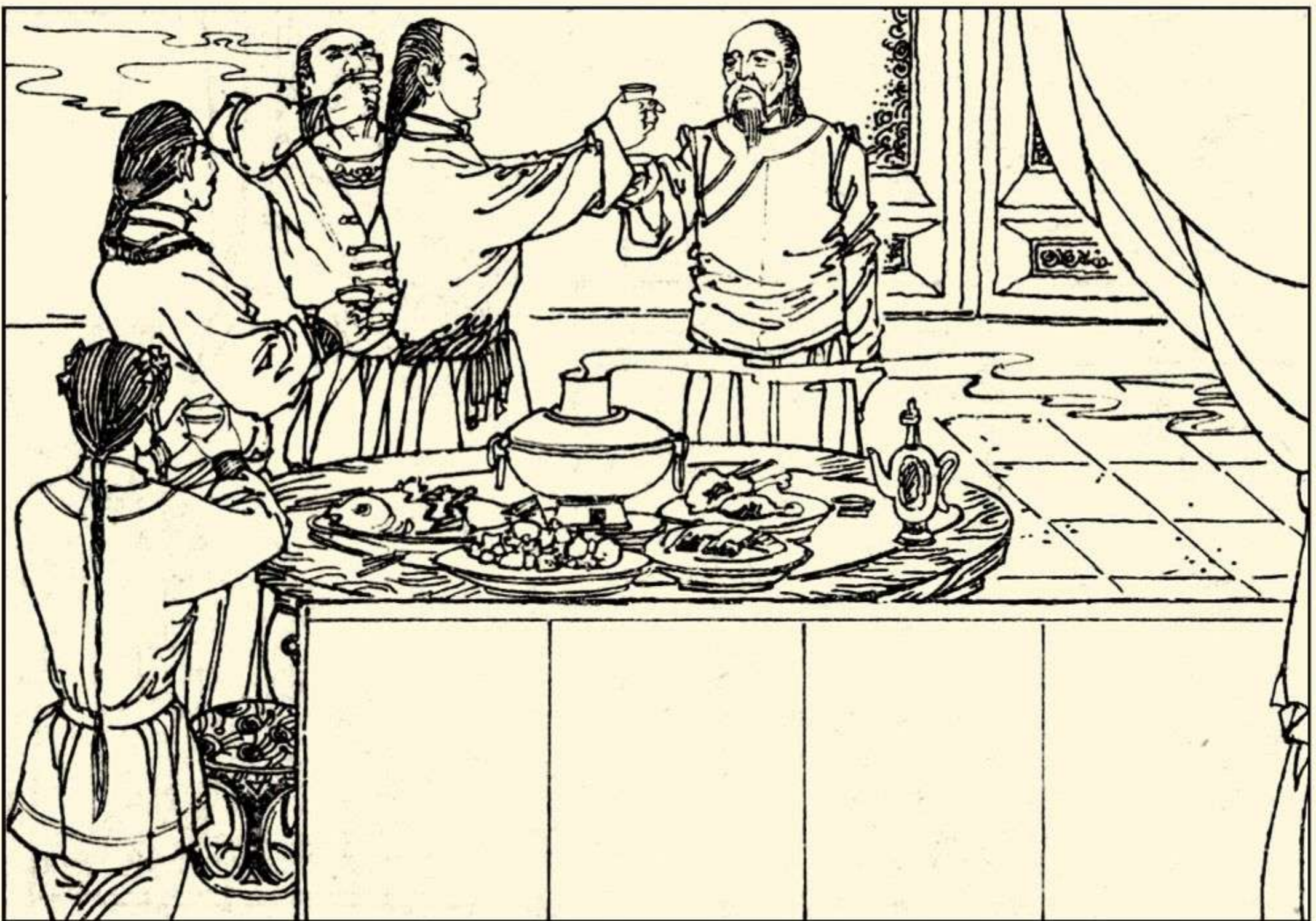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程廷华亲自给孙禄堂斟满一杯酒，说：「你说遇到我如同鱼儿得水，却不知离开我去四海云游，博采众家之长，才是龙入大泽了。你只有追本求源，挣脱师法藩篱才能自成一家……」

孙禄堂只觉一股暖流直撞心扉，他双眸湿润了，激动地说：「我一定尊师嘱，踏遍神州高山大泽，去提高技艺，绝不负师望。」说罢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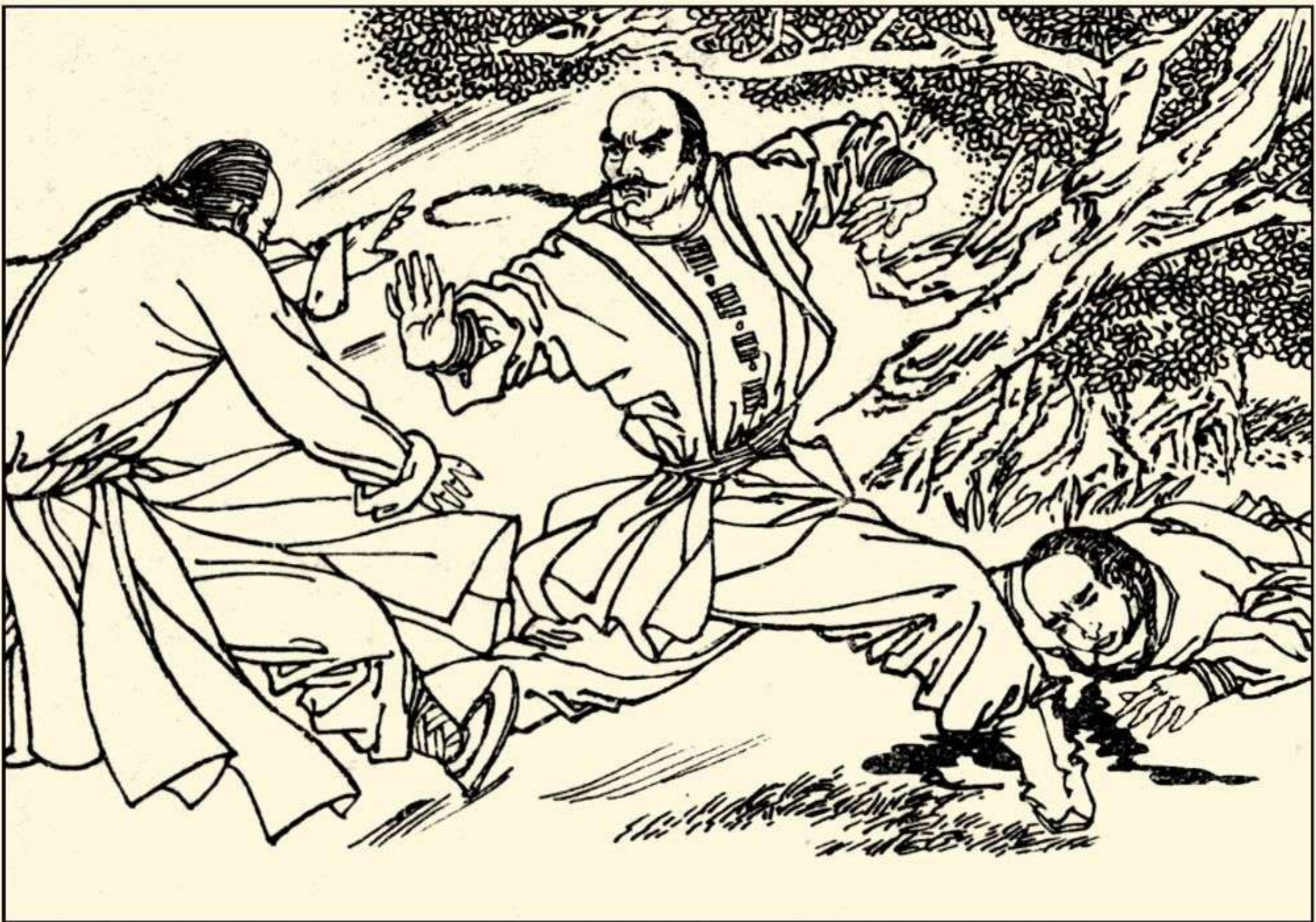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程廷华见孙禄堂决心已下，十分高兴，自己却不禁热泪盈眶。他拂鬓强笑，端起一杯酒要大家为孙禄堂饯行。众人举杯一饮而尽。

接着，程廷华语重心长地讲了一个武林中的憾事，望大家引以为戒：当年，游身八卦连环掌的祖师董海川门下弟子中功夫最好的有八人，被世人称做『八大弟子』。





其中马维祺的功夫最好，但武德不高。他性  
悛而莽，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董海川及师兄弟  
们常常规劝他要重武德，讲『满招损，谦受益』  
的道理，他却听不进去，与人比武较技常常毒手  
伤人。

一年春天，一位名叫赵克礼的年轻镖师，久慕马维祺的大名，敬佩他的武功，到北京登门拜访求教。谁知，一见面马维祺就把年轻的镖师奚落了一顿。赵克礼也是年轻气盛，两人就在院中交起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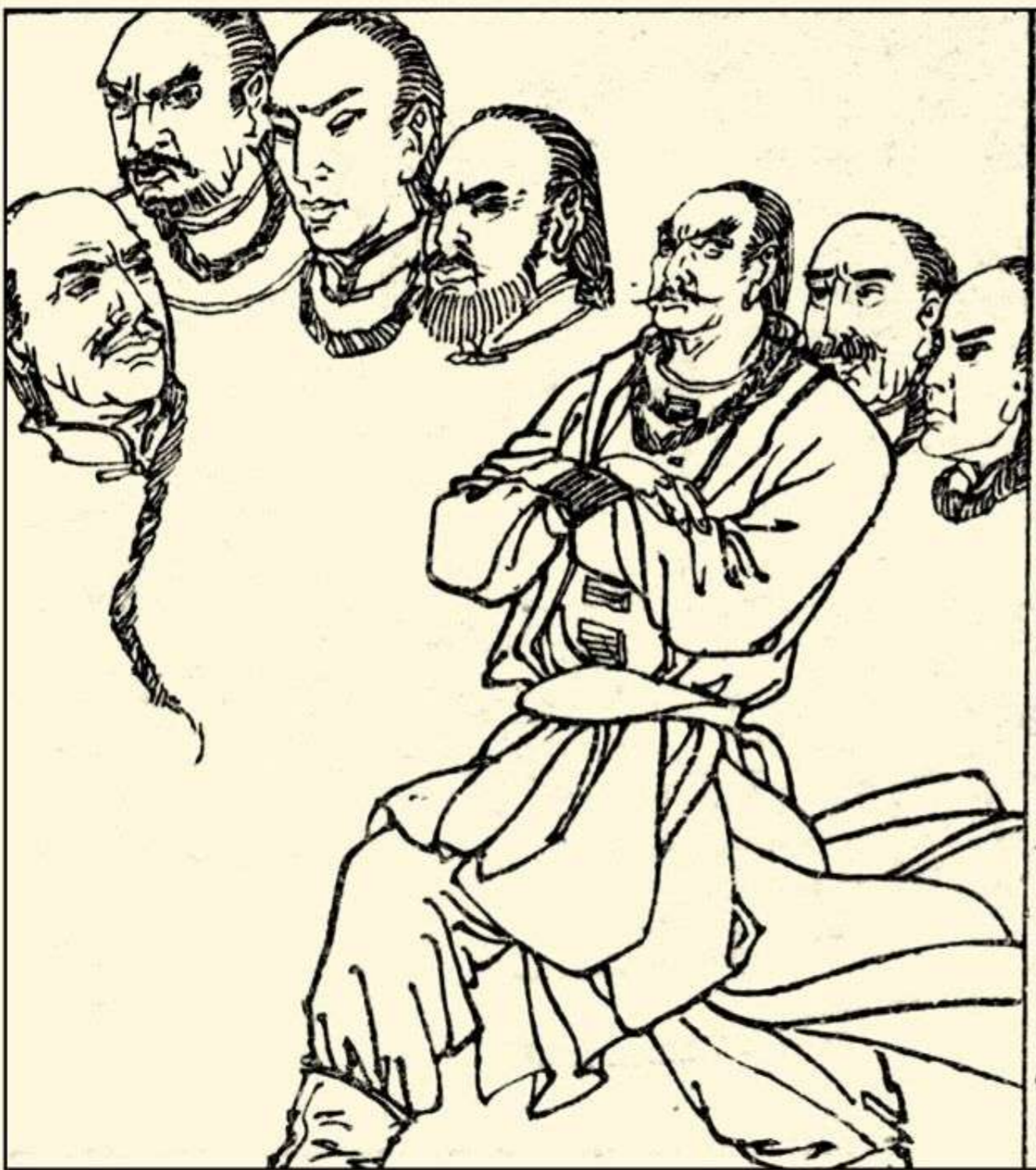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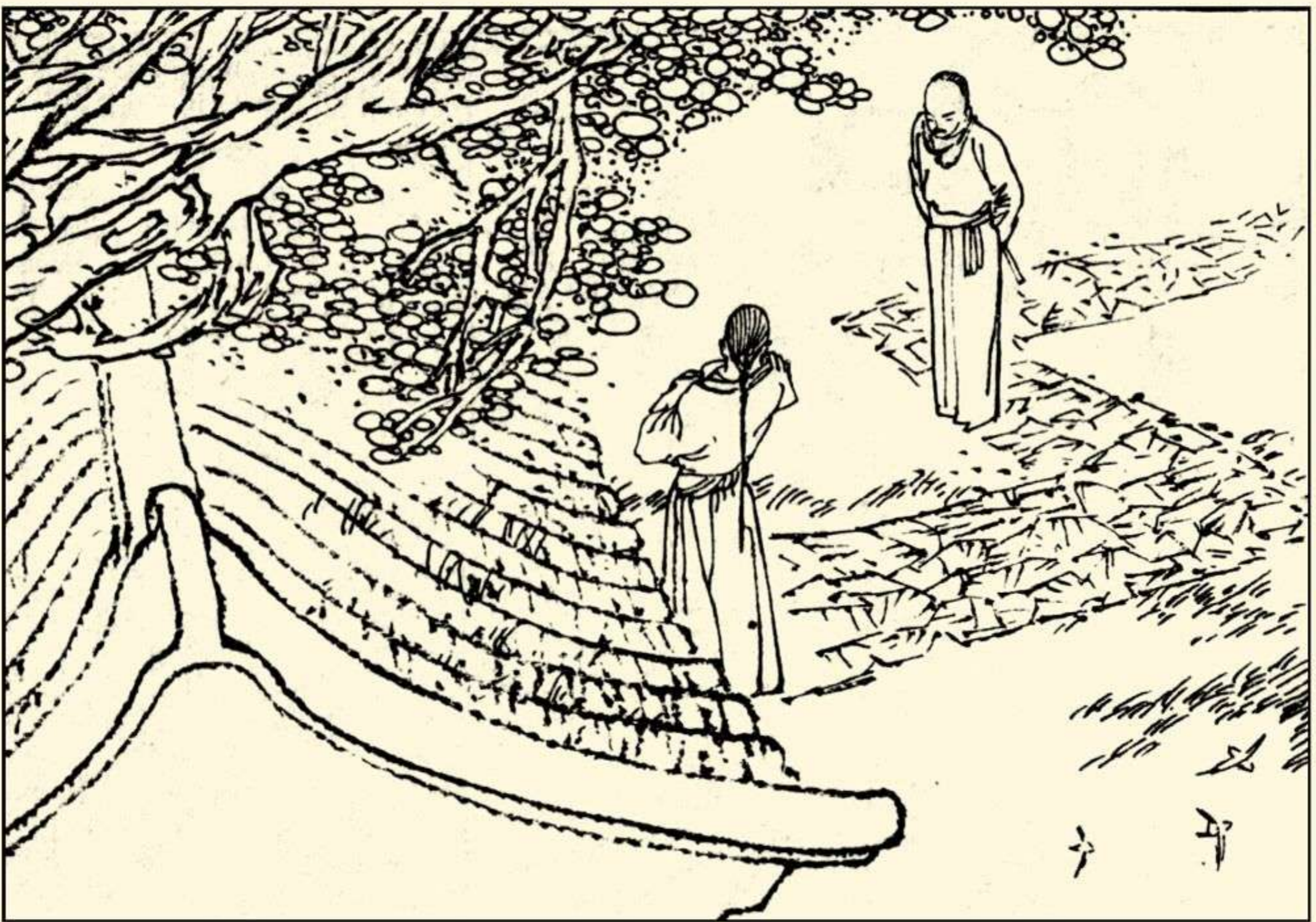


只一个照面，赵克礼已觉不妙，他急步抽身欲住手，马维祺已紧跟上来，一掌击中赵克礼的背部。赵克礼『啊！』了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在院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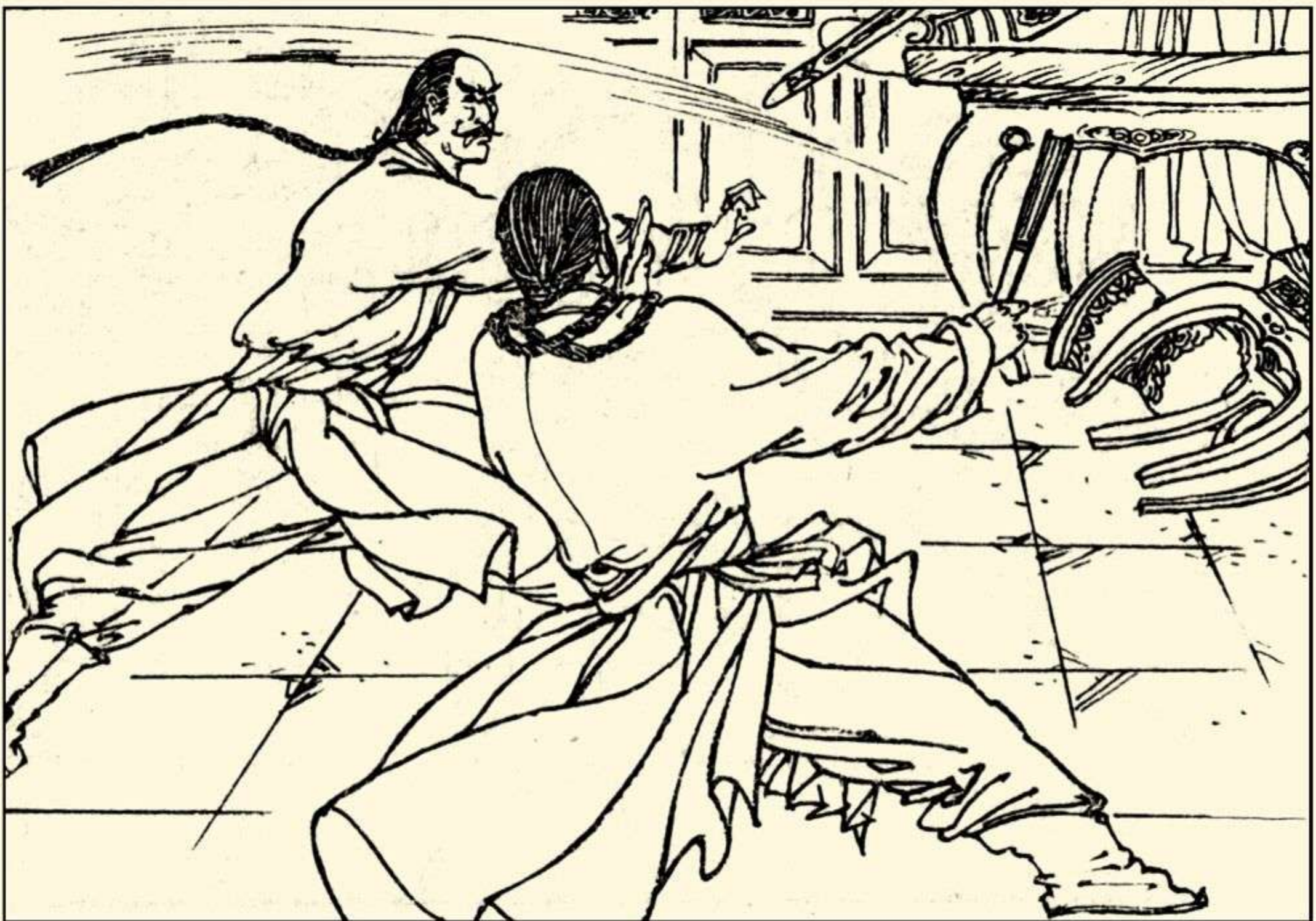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急救，赵克礼虽免于死，但成了残废人。此事传出，武林中对马维祺愈加不满，背后都叫他『东霸天』。





一日·马维祺刚到家门，有一个人拦住他，问道：『人称「东霸天」的马维祺是住在这儿吗？』马维祺心中不悦，细看那人，并不认识。于是他也斜着目光指指家门说：『请吧。』那人也客气大步进院。

进到室内，那人见墙上挂一柄青龙宝剑，便嘲笑说：「难道这「东霸天」也懂些武术么？」马维祺大怒，狠狠一掌朝那人胸前打去，口中骂道：「何方野种，如此放肆！」只见那人不慌不忙，早已从容鹤步闪到一边。





马维祺一拳打空越发羞怒，施展游身八卦连环掌在室内对那人左扑右撞，连连进攻。那人袅娜闪忽，极行云流水之致，马维祺那里沾得他一丝一毫。

马维祺忙从墙上抽下宝剑，向那人猛刺乱劈。那人却一手提衣襟，一手摇雕扇，动作敏捷，进退吞吐，辗转躲闪，神态自如，俨然儿戏一般。





马维祺一剑向那人的咽喉刺去。那人缩身似猿，张目如铃，倏地转到马维祺的身后，用雕扇在马维祺后背一敲，嘻笑说：『待你的功夫炉火纯青时再见吧。不过，今后不可无故伤人。』

那人说罢扬长而去，马维祺追到院中狠狠叫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莞尔一笑：「我姓沙，与你居住近在咫尺。」话音未落，那人早已无踪无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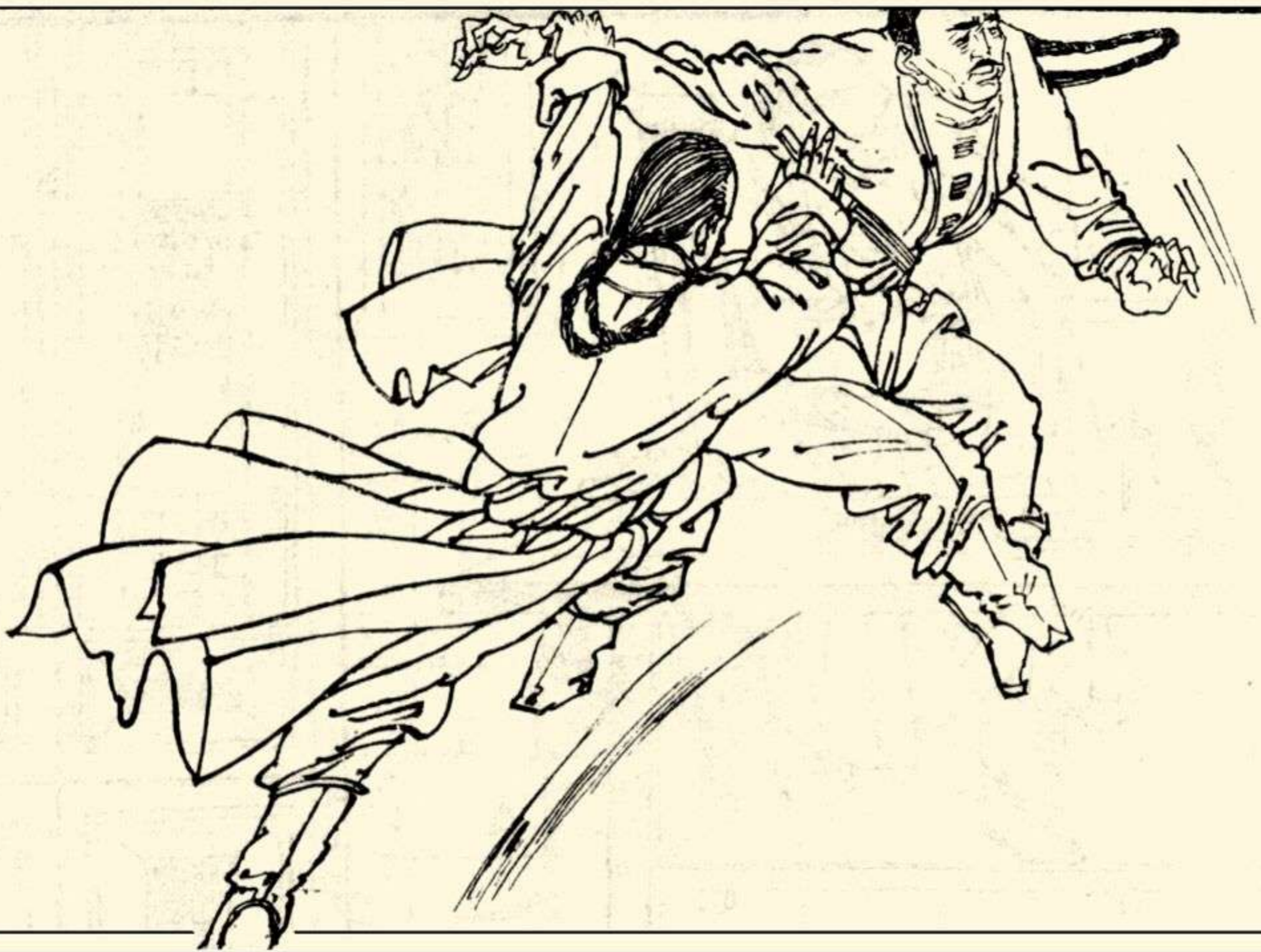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马维祺被人教训后，心中怒火难平，他四下扬言，一定与姓沙的那人以命相拼。数月后，马维祺正在门口散步，远远见姓沙的那人蹒跚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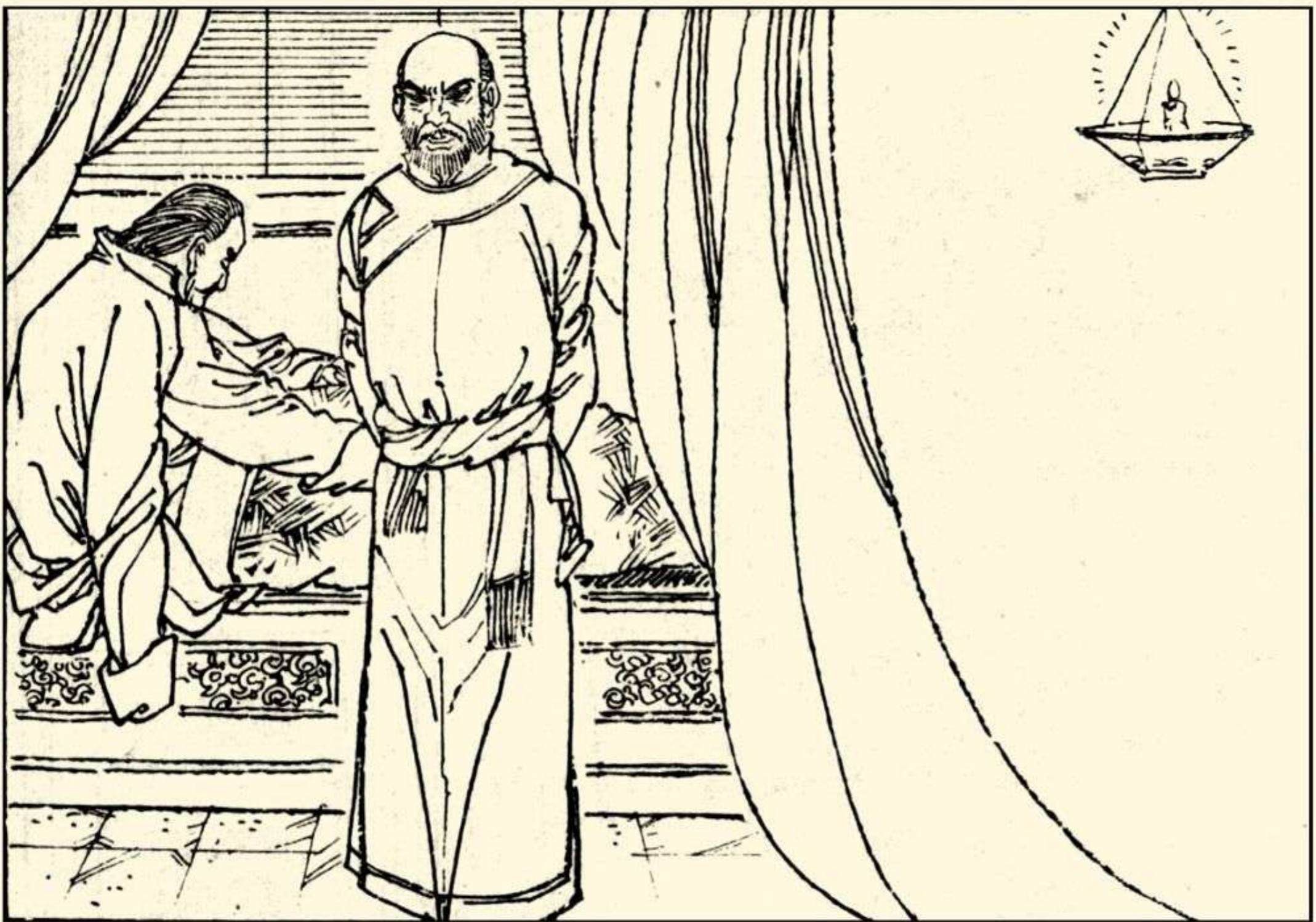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一见面就说：「东霸天」，你的功夫可有长进，我劝你讲武德一事可曾记住？」马维祺大怒，一个箭步窜过去，狠狠迎面一掌。那人不再躲闪，用左臂轻轻磕开马维祺的劈掌，顺势以右手在马维祺的右肋下猛力一拍。





姓沙的从容而去，边走边说：「这一下就够你消受了。」马维祺眼看那人飘然而去，自己却心慌气促，动不得身。回到家中，他撩开衣服看时，只见右肋下有一青紫掌印。

董海川听说这事，急忙赶来对马维祺说：『你已被他朱砂掌所伤，无法救了。虽祸乃自取，却也负我培养你的一番苦心！』这时马维祺才觉后悔，但已太晚了。





程廷华一气讲完这段故事后，命人取来笔墨，写了六个大字：『满招损，谦受益。』他把题字递给孙禄堂说：『这就是为师送给你的礼物。』孙禄堂挥泪拜别。

三日后，孙禄堂回到了河北定县家中。他向全家讲述他在京三年的情况，家人都为他高兴，可是当他说起还要再去云游，去峨眉山拜师时，大家都表示反对。





经过孙禄堂几天的劝说，全家人才同意了。夜已深，妻子昭贤为孙禄堂打点着行李，又从木箱中取出了一把精致的牛角弹弓。孙禄堂接过牛角弹弓，高兴地说：『这太好了，不但可以防身

光緒十六年的一天，孫祿堂開始了步行四省的云遊。一路上，他跋山涉水，穿村過鎮，拜訪了許多武林中的名家高手，虛心求教，收獲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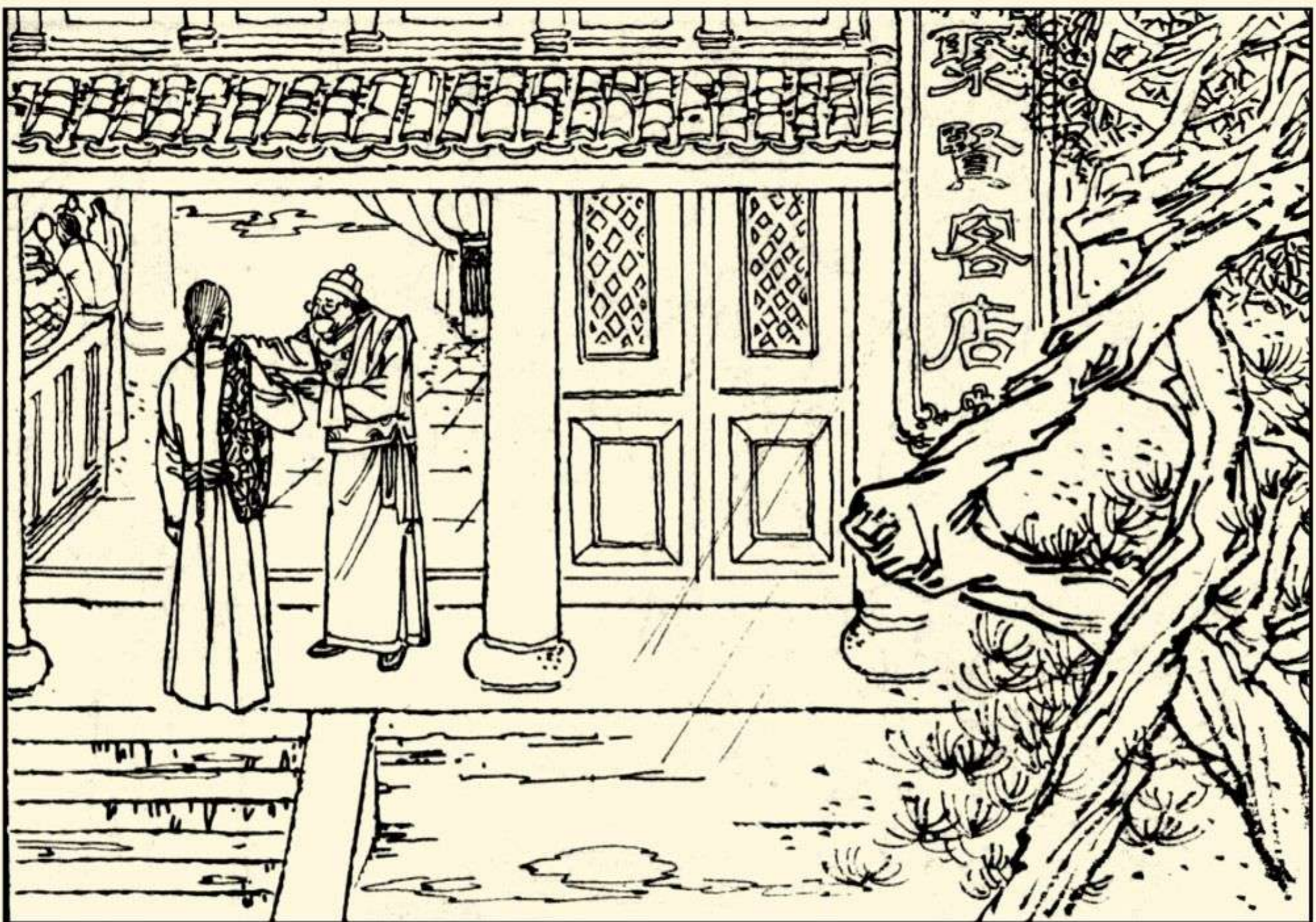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非常珍惜时间，无论是借宿在乡间的草棚中，还是住在喧闹嘈杂的客店里，他都要点上盏油灯，一丝不苟地记下一天中的收获。在两年的云游生活中，他竟写下了六十万字的笔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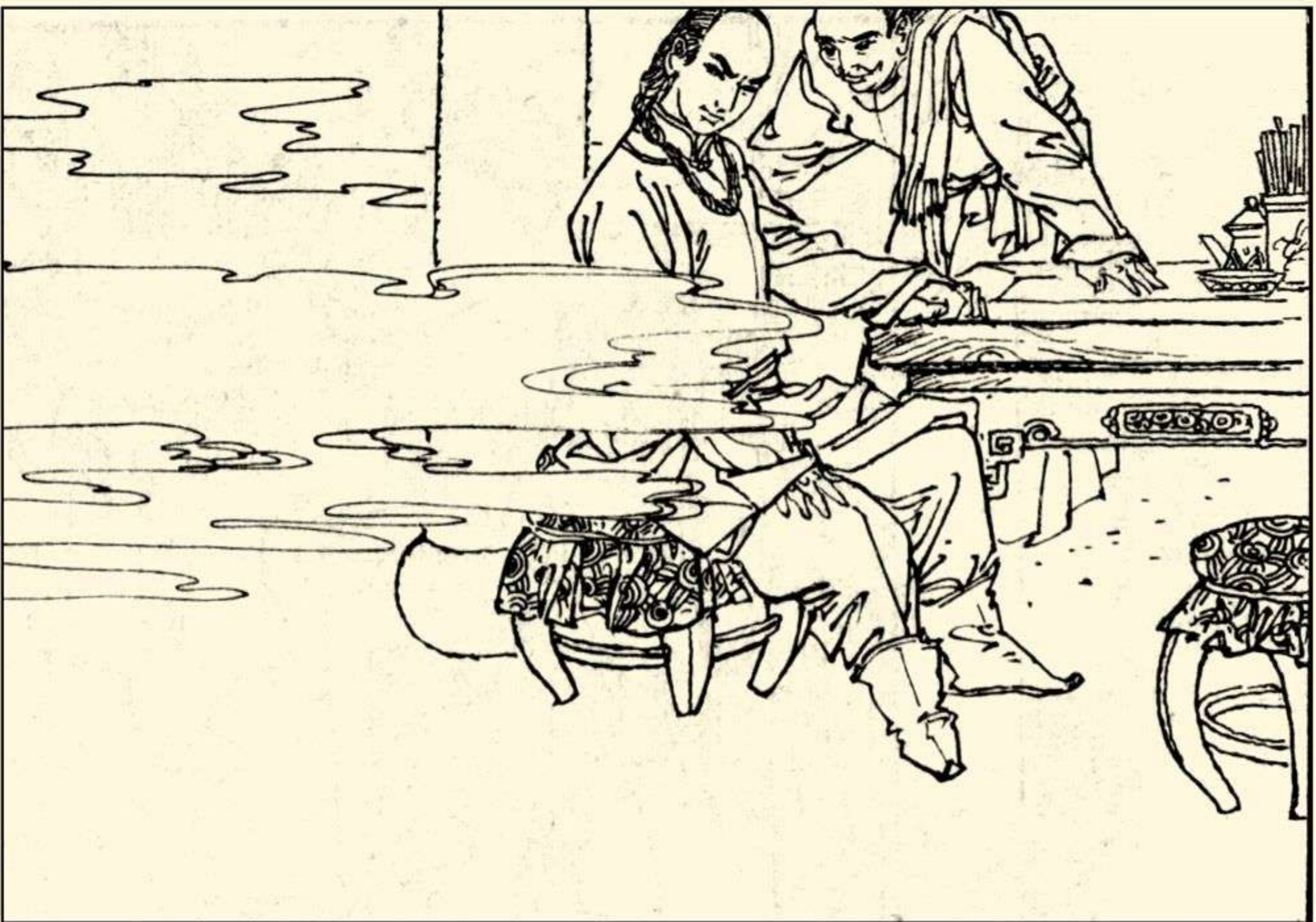
一日，他来到开封城里，见一座二层楼的大铺面上，挂着一个金色招牌，上面写着『聚贤客店』。孙禄堂心中大喜，便大步走进店门。





宽敞的店堂里挤满了喝酒、吃饭的客人。斜对店门的一张八仙桌，围坐着三个彪形大汉，年龄都在二十多岁。他们一边举杯狂饮，一边大声吆五喝六地划拳行令。

店堂内虽然拥挤，那三个彪形大汉周围却空着两张桌子，孙禄堂走过去坐在那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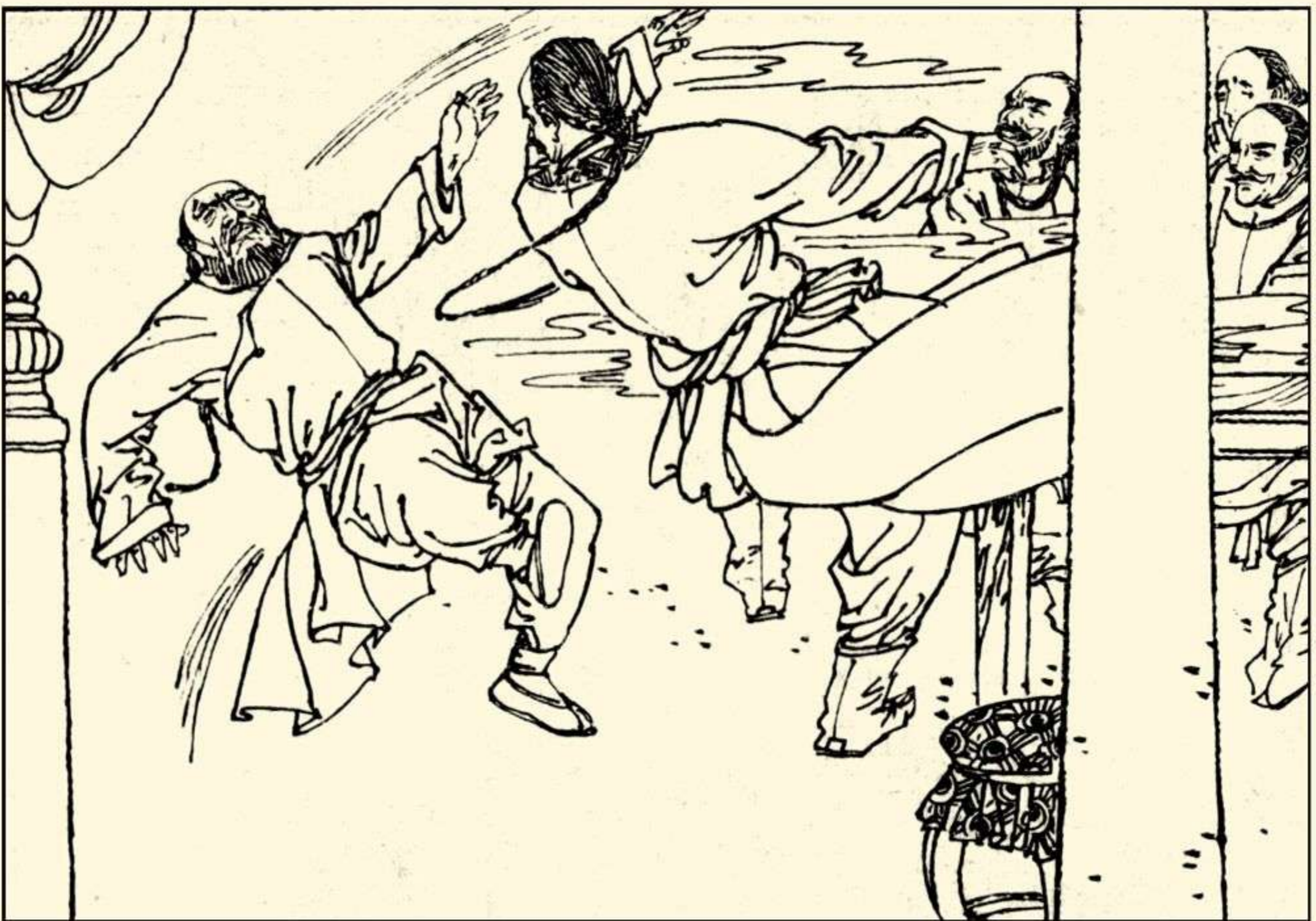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突然发现旅客们都在吃惊地看着他，立刻心里明白了几分。再看那三个壮汉身穿白色练功衣，敞胸露怀，面带凶气，个个两眼喝得通红。

正这时，一位五十多岁被雨水淋得透湿的庄稼人走进店门，他脚下一滑，身子在一个壮汉肩头上蹭了一下。





那壮汉勃然大怒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：『你这瞎了眼的老狗！』说着『拍』地一个耳光把老汉打得满脸鲜血，摔倒在地上。

老汉挣扎站起，「你凭什么打……」刚刚说了半句话，慌忙闭了口，他浑身颤抖，象遇到老虎一般，转身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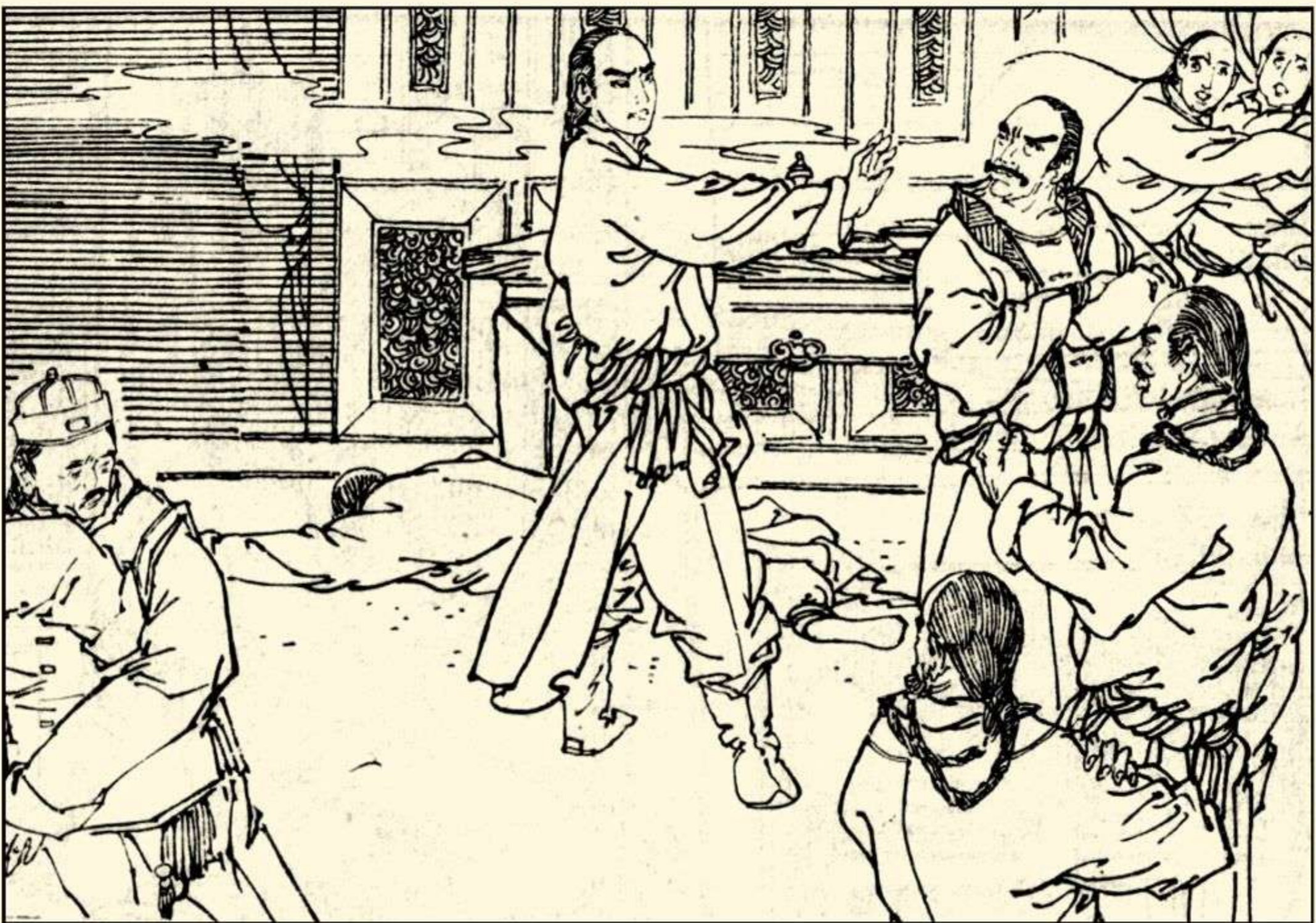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壮汉大骂：「老狗，看你嘴硬！」竟随手抄起桌上的酒壶狠狠朝老汉头上砸去。老汉惨叫一声，血流如注，昏倒在孙禄堂脚下。



店内大乱，客人们纷纷离去。那三个壮汉见地上的老汉一动不动，酒也吓醒了一半，个个心虚地站起身，想溜之大吉。





孙禄堂怒火中烧，一个箭步窜过去，用身子挡在门口，厉声说：「你们无故毒手伤人，难道就这样走了吗？！」

三个壮汉一看孙禄堂一副消瘦文弱的样子，顿时壮了胆。一个年龄最大的壮汉破口大骂：『你是哪儿来的野种，敢来管开封城三大太爷的闲事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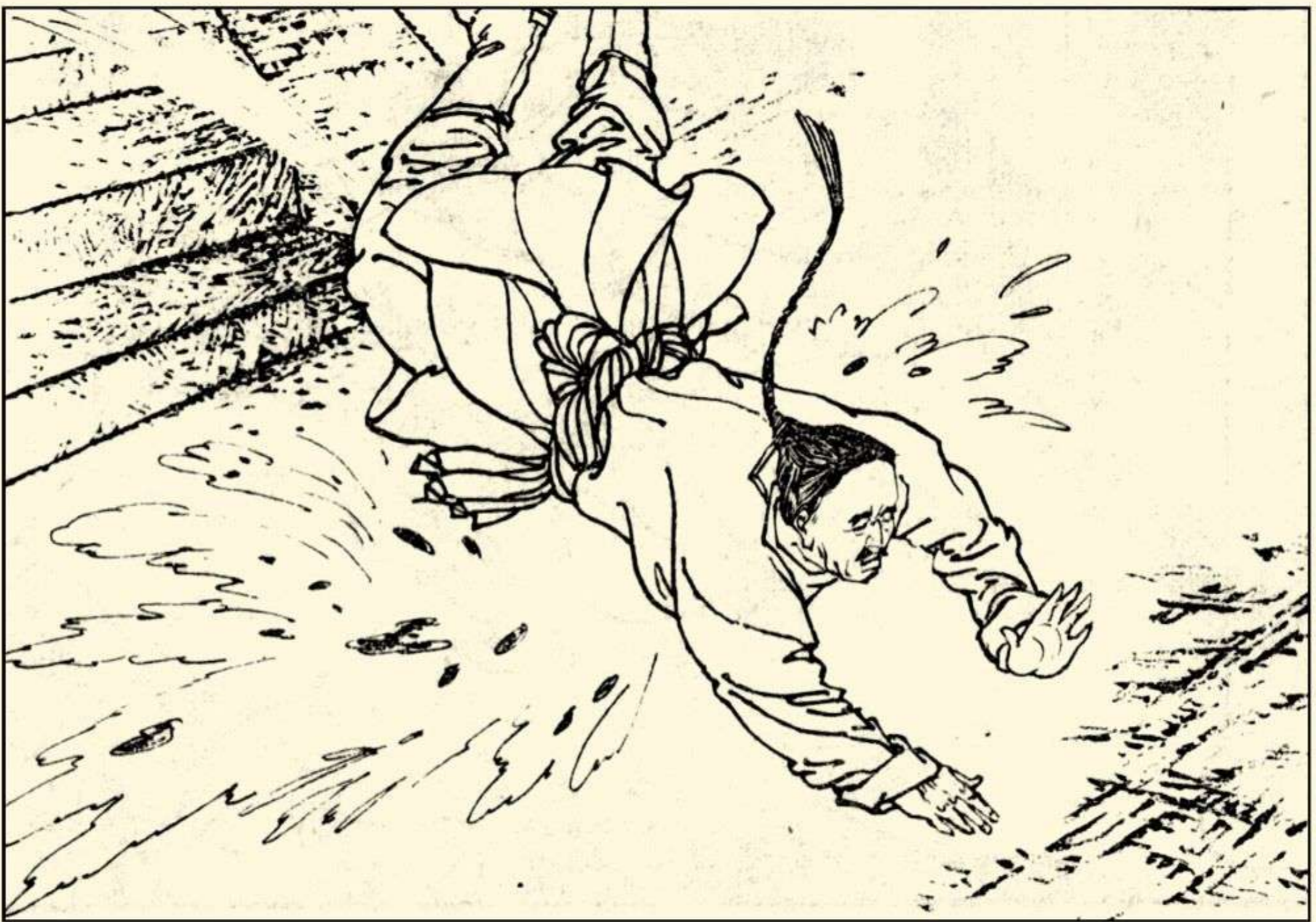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动手打老汉的恶汉瞪园一对红眼珠叫道：『俺是二太爷史铁脚，那是三太爷撞死牛陈混混，他是俺大师兄大太爷拳王刘震，你也不买四两棉花——纺（访）——纺！』

这时，陈混混儿咧着大嘴嘿嘿地说：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这熊样也敢在咱三大太爷的脑门上晒粪干！」他双膀一横，用他那野牛般的身子朝孙禄堂猛力撞去。





孙禄堂见他使出蛮力，心中不禁好笑，从容缩身躲过。那陈混混一头扑出店门：『扑通』一声跌在街心的一个水坑里。只因多喝了几杯，他竟在水坑中翻滚挣扎，站立不起。

拳王刘震一见大怒，挥动双拳，使出一个『双峰贯耳』狠狠打了过来。孙禄堂倏地一闪身，刘震自己的双拳相击在一块，身子前扑，一连撞翻三张八仙桌子才收住步。





那史铁脚趁孙禄堂不备，用尽全力朝他的小腹狠狠踢去。孙禄堂佯装不知，并不躲闪，只是丹田沉气，暗用内功，腹坚似铁。



「啊！」史铁脚一声惨叫，双手抱着「铁脚」扑倒在地，不停地翻滚哀嚎。





这时，刘震暗中抄起一把酒壶，狠力朝孙禄堂的头上一砸去。孙禄堂听得脑后风声，急转回身，伸手接住了飞过的酒壶，怒喝到：『你这歹徒，最是可恶！』

刘震一见没能打中，心下着慌，硬着头皮又使了个『冲天炮』扑过去，孙禄堂倏地一闪，已站在他的背后，伸出二指朝他的肋下一戳。那刘震一声不哼，气息立闭，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





店里的客人个个大惊失色，夺路欲逃。孙禄堂微笑施礼说：『诸位客官，请留步，在下孙禄堂路过贵地，遇这三个歹徒恃勇横行，毒手伤人，我才教训他们，意在惩戒，凡事都包在我一个人身上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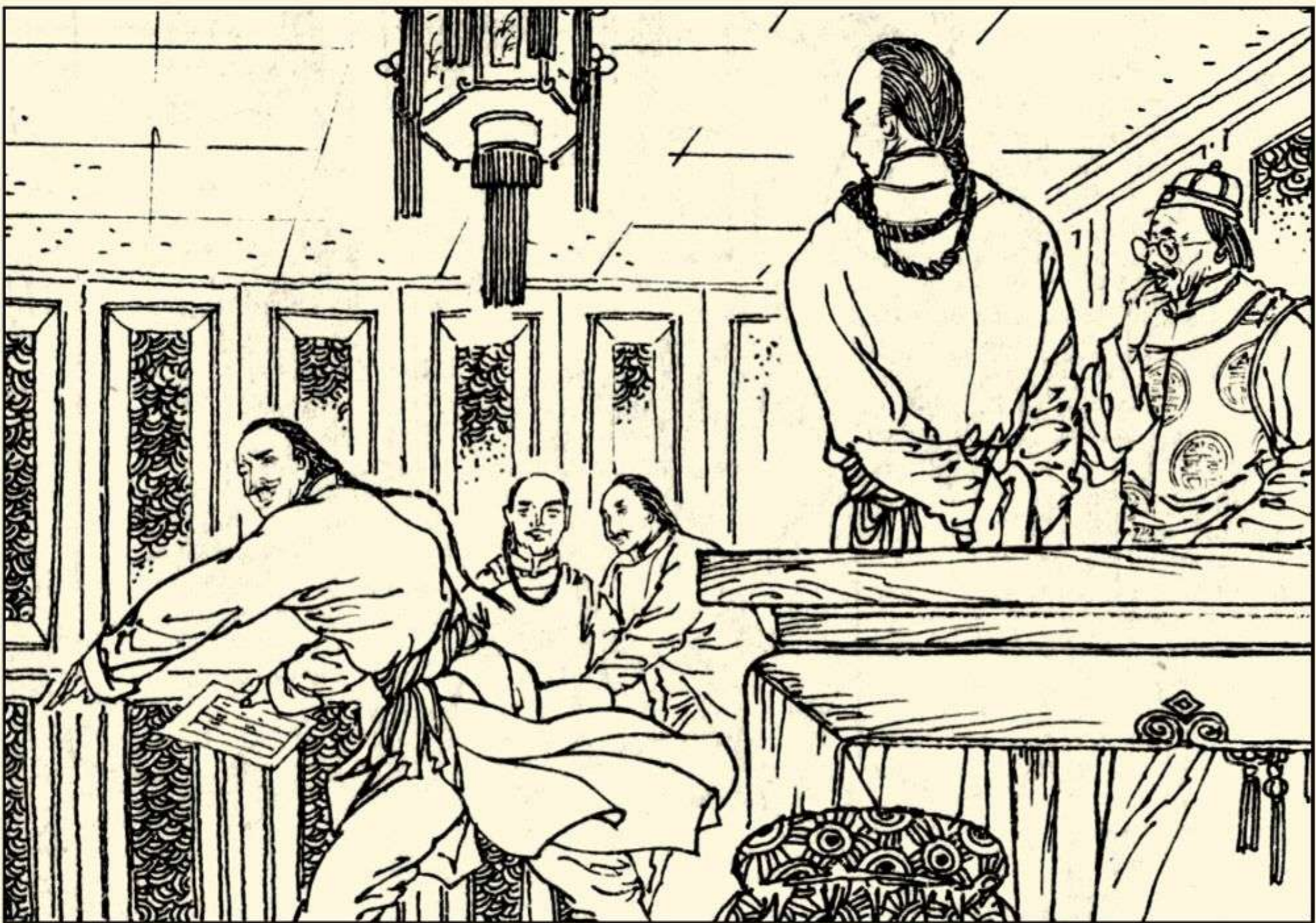
店家老板走到孙禄堂面前打躬说：「这两人倘若死在这儿，小店可担不起呀。」孙禄堂拱手说：「店家哥哥请放心，这两条人命也包在我身上，只是需先把这位老汉救醒过来。」





孙禄堂取出纸笔开了一剂药方，躲在门外偷偷窥望的陈混混硬着头皮走进来，对孙禄堂说：「大爷，我去抓药吧。」

孙禄堂心中暗笑，随手把药方扔在地上。陈混混倒也知趣，拣起药方，一溜烟儿地去了。





史铁脚坐在地上，哀求说：「请大爷慈悲，也救我兄长刘震一命。」孙禄堂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「等我把老汉救醒再说。」



这时，那陈混混一路歪斜跑进来。孙禄堂忙把药粉给老汉敷上。又把刘震的白绸小褂撕下一条，把伤口包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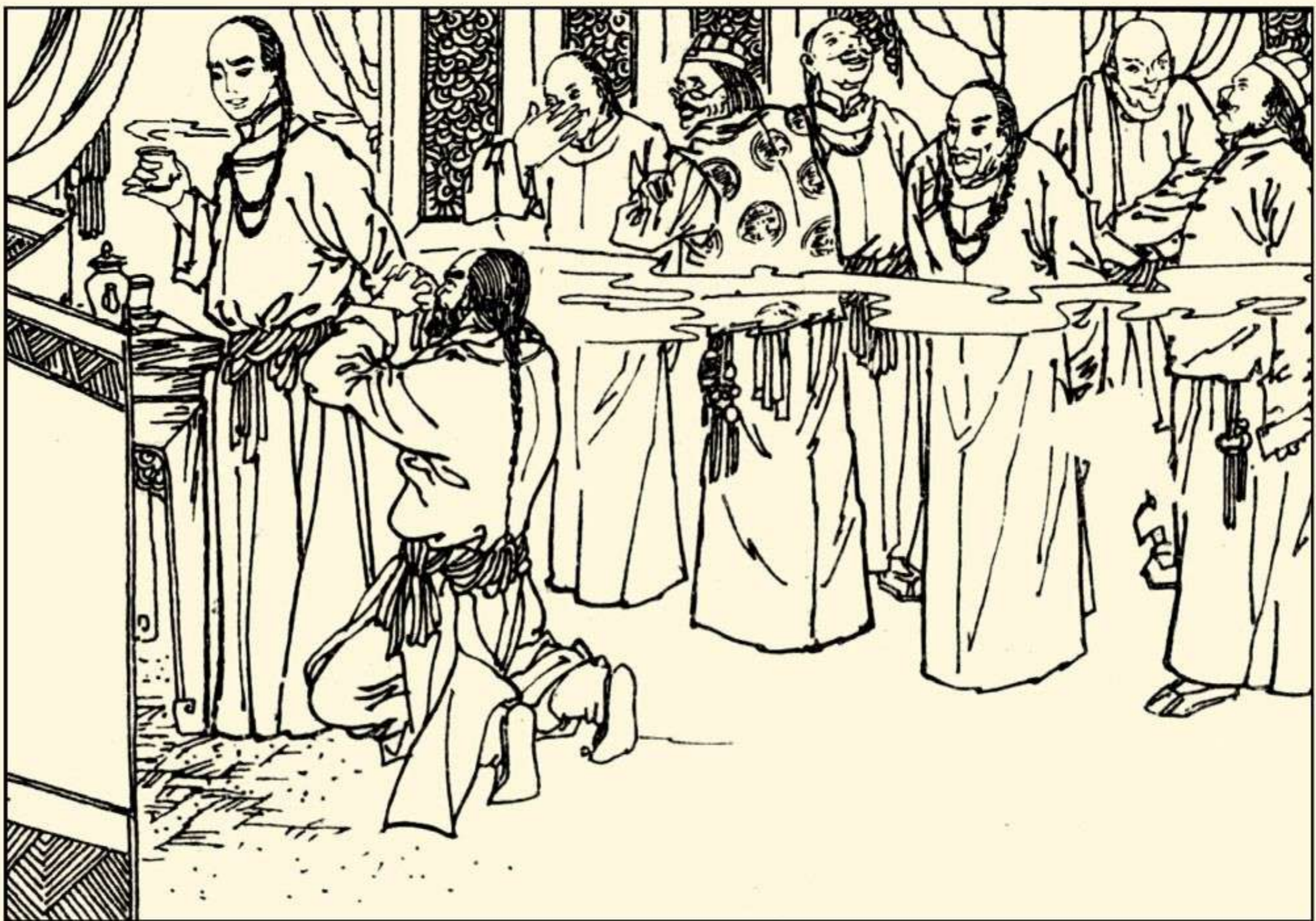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史铁脚、陈混混一齐给孙禄堂跪下，请救活他们的大师兄。那老汉也求情说：「恩人，您就饶过他这一回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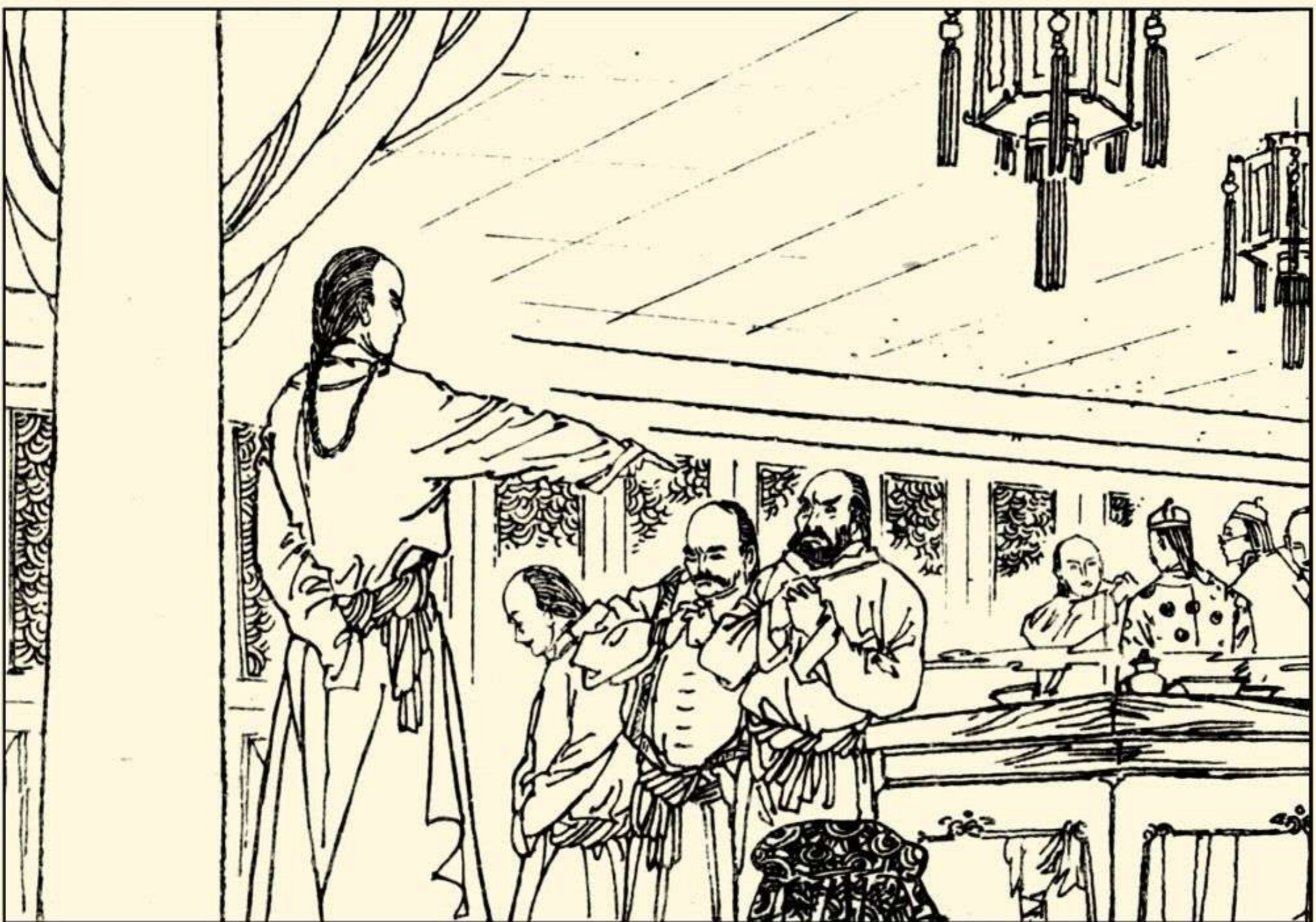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也不说话，他走到刘震身边，用脚尖朝他肋下一踢，只见刘震全身抖动，『啊』地一声翻身坐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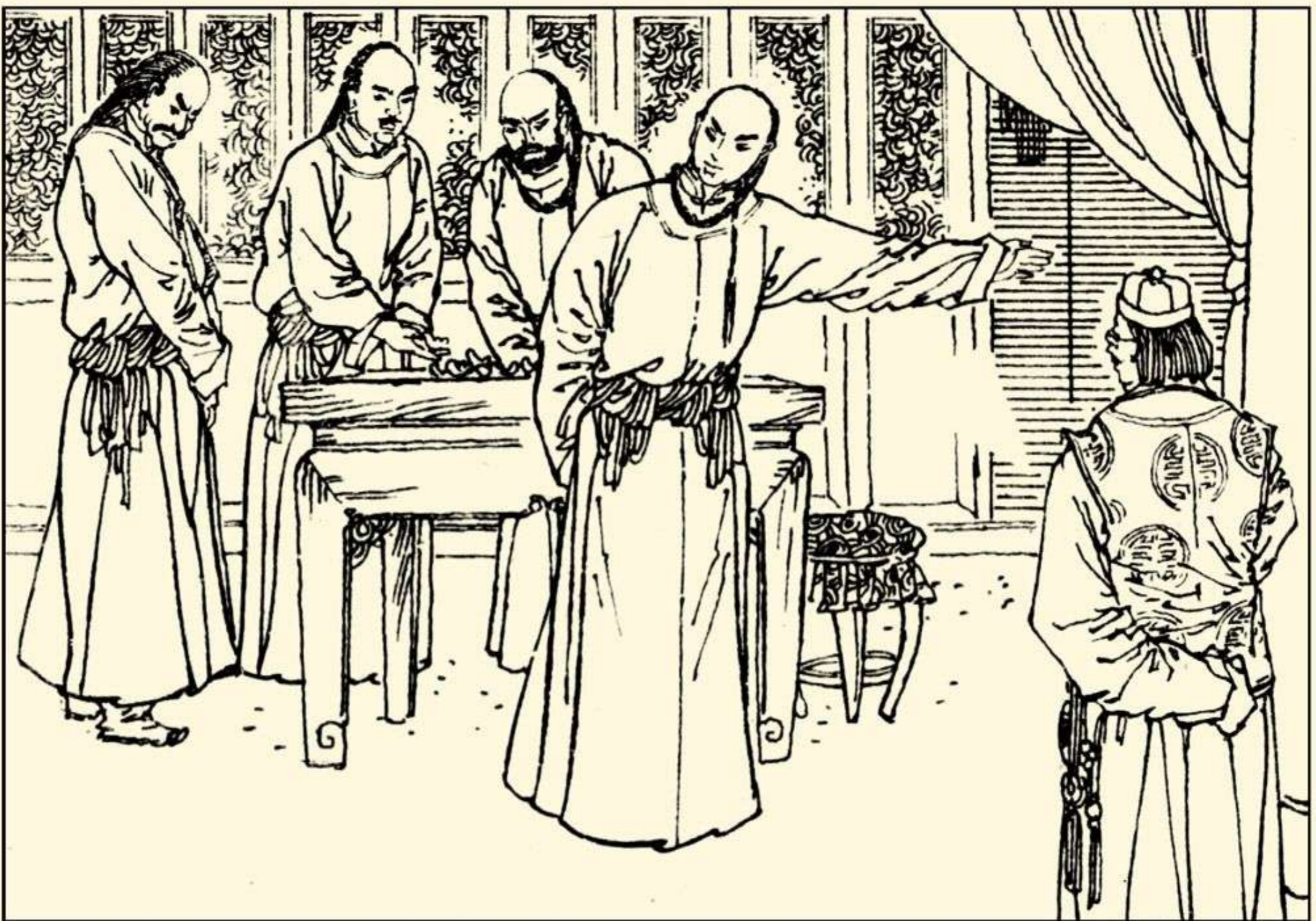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一看到面前的孙禄堂吓得边磕头边不住地说：『大爷饶命……』众人这才知道那刘震是被点了穴位，个个咋舌叹服，又见刘震三人那副狼狽样，不禁哄堂大笑。

孙禄堂手指三人说：「练武者，必修武德。你三人结伙恃勇。横行乡里实在可恶。你们打伤的老汉，他需治伤吃药。」史铁脚忙从怀中摸出几钱碎银放在桌上，说：「小人给拿药钱。」





『那么，他流血太多需要补养身子，做不了活计，一家人也需柴米过日子，眼下又正在收麦。』刘震、陈混混一听，也连忙从腰间摸出一些碎银放在桌上。

孙禄堂指指桌上的银子，让老汉收起，老汉用惊异的目光看看桌上白花花银子，又心有余悸地膘了一眼刘震三人，连连说：「不，不用……」刘震三人一齐跪在老人面前说：「您老请收下，不够，容我们再取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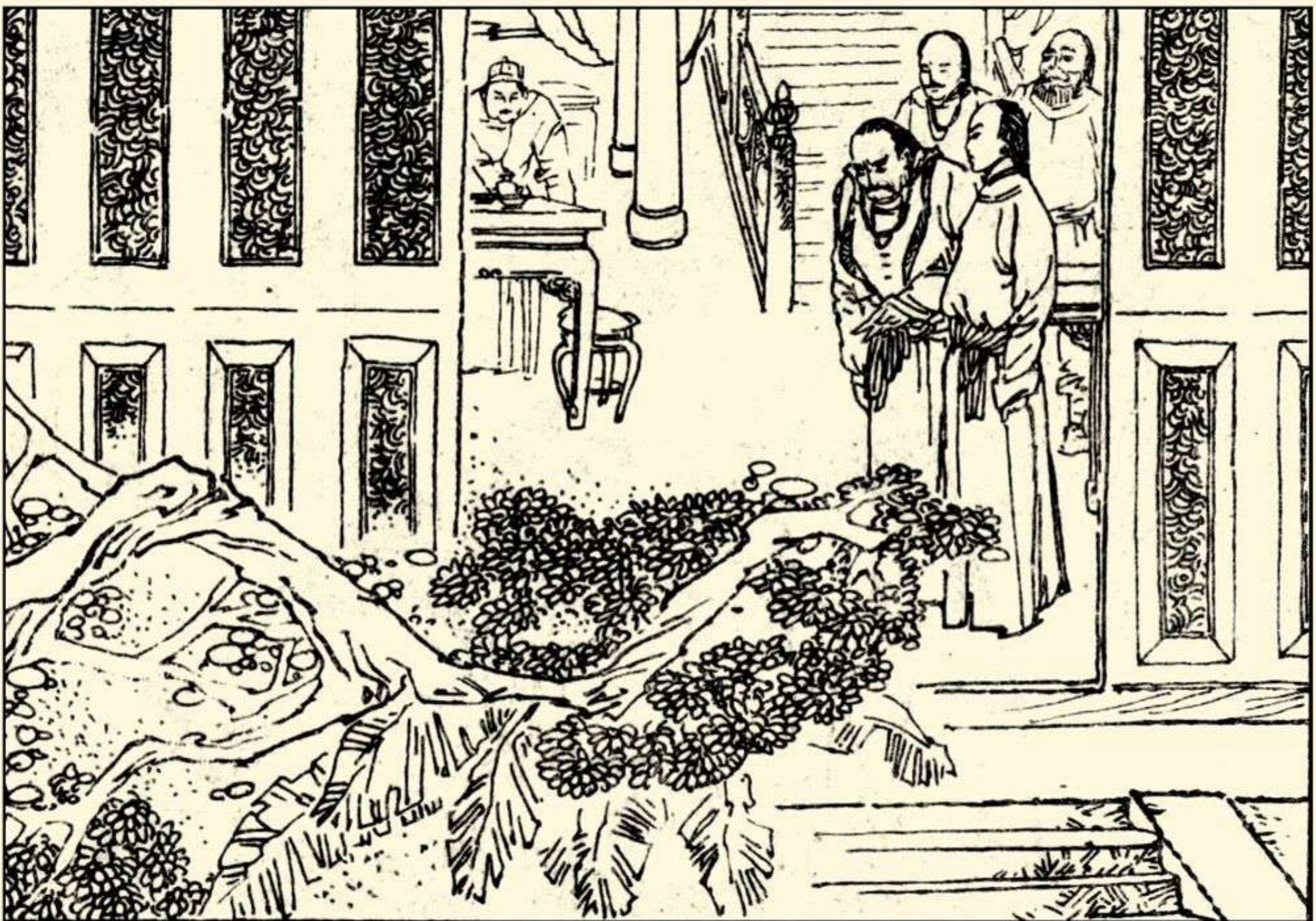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禄堂对史铁脚说：「钱是有了，那老汉皮肉上吃的苦……」说着，孙禄堂伸手在史铁脚后脖梗上用力一按，史铁脚一颗硕大脑袋立刻垂到了胸前。



「这个你光出钱可不行，老汉的伤七日才能好，我就罚你低头七日。」刘震忙说：「这七日您……」孙禄堂哈哈一笑说：「我就在这店里住，七日后可来店中寻我。」





当天，开封城就传遍，说是河北来了一位武林高手名叫孙禄堂，一个指头就降服了开封城的三大太爷。这七日，河南境内的一些武林高手登门拜访，络绎不绝。

第七日一早，刘震三人来到店中。孙禄堂在史铁脚的后脖梗上轻轻一拉，他的头立刻抬了起来。这三个人决心痛改前非，当下提出要拜孙禄堂为师。





「我一心早日赶到峨嵋山去拜师，将来有缘再说吧。」孙禄堂正在推辞，突然，店主惊慌失色地跑进来，说：「先生，快离开这里，疯大虫找您较技来了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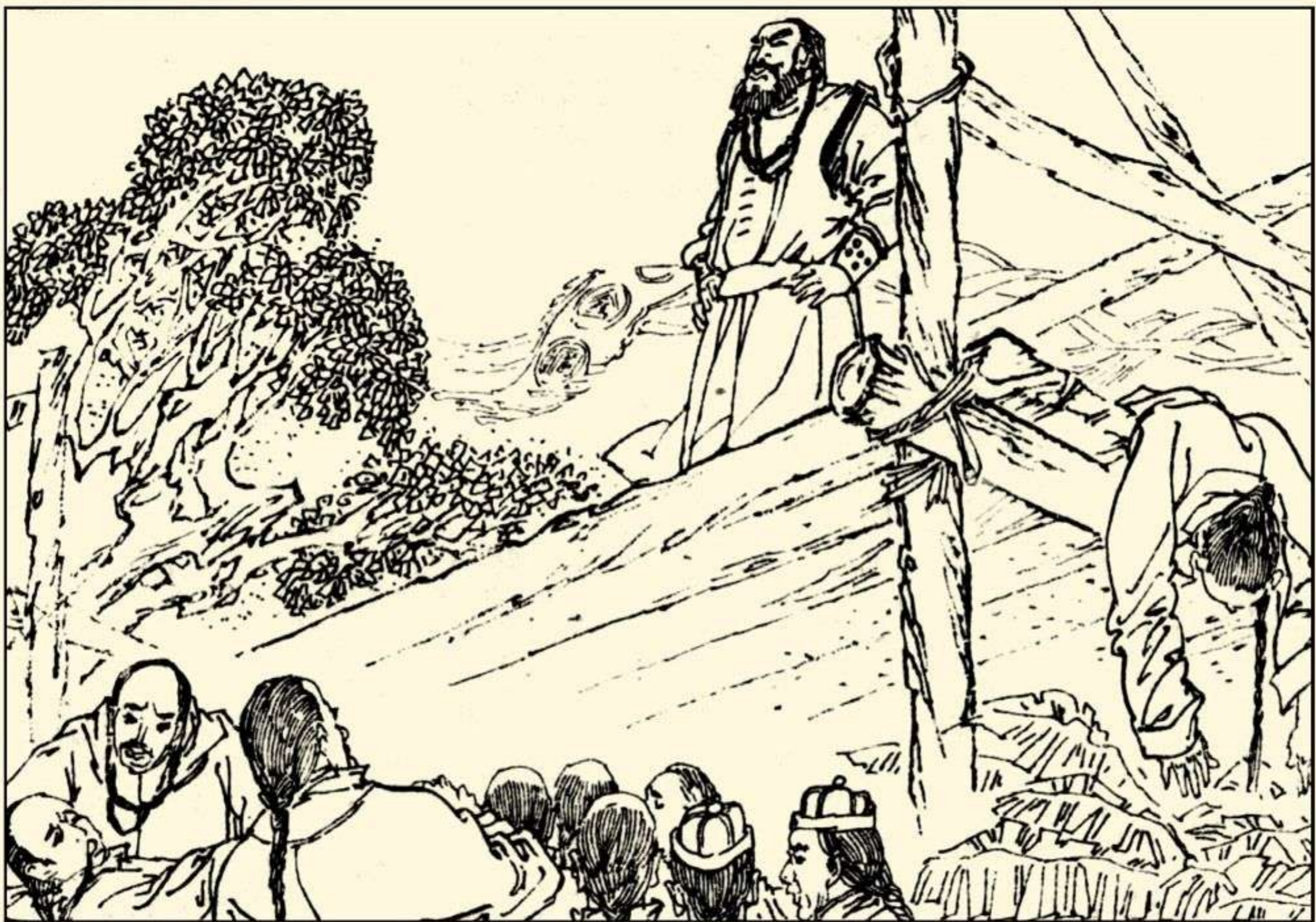
刘震三人一听『疯大虫』三个字，顿时吓得面色苍白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孙禄堂心中诧异，平静地说：『如果是我给贵店招来的祸事，全由我来担当。』





店主人更加惊慌，催促孙禄堂快快躲避。孙禄堂看他们都吓成这个样子，心中暗想：这个疯大虫竟如此厉害？不免让店主人讲讲这疯大虫的来历。

店家无奈，只好讲了。原来，两年前有位通臂拳师雷铁曾在开封设过擂台。雷铁武艺高强，但心狠手毒，设擂半年伤了几条人命，自称『天下无敌，铁臂金钢』。





这一日，突然一个体格魁伟、衣衫褴褛、蓬首垢面的道士，跳上擂台。他疯疯癫癫，语无伦次地与雷铁比起武来。



不过两三个照面，那铁臂金钢的双臂被那疯道士紧紧锁住，一齐折断了。随即又在铁臂金钢背上猛击一掌，当即铁臂金钢口吐鲜血。





那道士仰天凄惨地大叫一声『杀徒之仇报矣！』便跳下擂台不知去向。铁臂金钢雷铁当夜气绝身亡。

谁知，打这以后，开封城只要有设教场练武的、卖艺的、设擂的一出现，那道士也随之而来，他疯疯癫癫，上来就动手。





那些做武术教习的、卖艺的轻者伤，重者当夜即死，这道士来无影去无踪，人们不知他来自何处，是何法名，只是惧他如虎，就送了他个绰号『疯大虫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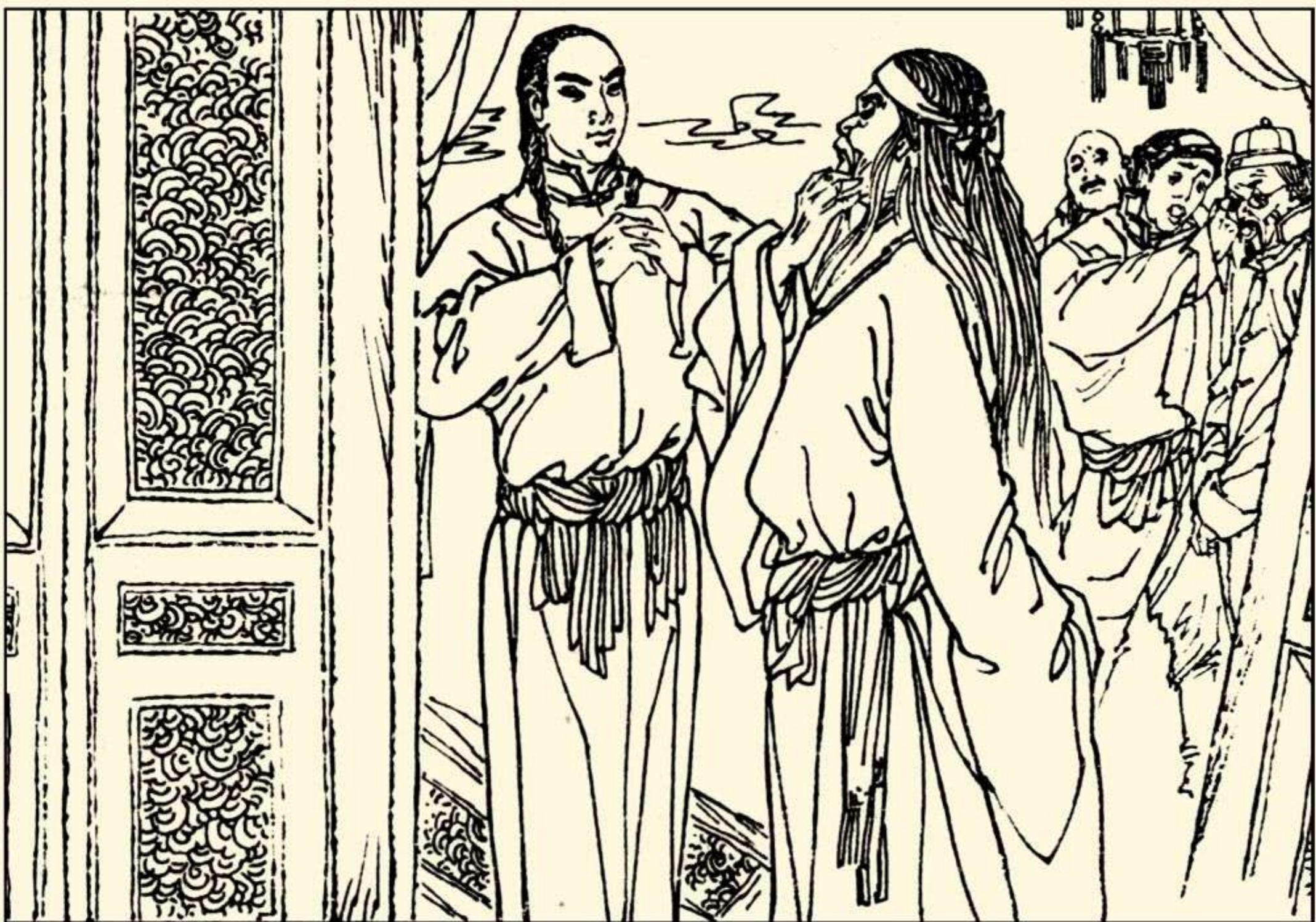
正这时，『卡喳』一声，三寸多厚的硬木店门被从中间击断了，整个大门『光当！』一声，已被拽下，扔到一边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




「哪个是河北孙禄堂?!」孙禄堂抬头看时，只见那道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青色道衫，一张宽额大脸，明亮的眸子开合如电，闪闪发光，从他的目光中可以断定他决无一丝疯癫之意。

孙禄堂上前一步，拱手施礼道：「仙长请了，在下便是孙禄堂。」道士突然扬头哈哈大笑，声若宏钟，震荡屋瓦。他道：「贫道当孙禄堂是个三头六臂的神仙，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后生。」





孙禄堂知道那道士出此恶言就是要激他的火气，自己若一气一急就会先乱了方寸。道士双目园睁，『你敢同贫道比武吗？！』孙禄堂拱手答道：『愿向仙长请教。』他二人来到后院，众人都跟在后面。



道士暗想：看此人身步，确不平凡，我须先用红砂手解去他身上的功力。那道士使了个『仙人指路』快似劈雷击地，迎面向孙禄堂打来。





孙禄堂早已看到那道士掌心暗红，深知此红砂手功力非凡，万不可硬打硬接。眼看这一掌打来，急忙一个『青龙转身』变做蛇形式，犹如伏龙飞天早已窜到院墙下。

谁知，这道士轻功极好，一个箭步疾若鹰隼，倏地跟到孙禄堂背后，孙禄堂刚转过身，道士早飞起一脚朝孙禄堂的裆下踢来，这一脚又快又狠，足有千斤之力……





孙禄堂一个『旱地拔葱』，『嗖』地凌空跃起，飞上墙头，道士一脚踢在墙上，大墙竟被踢开一洞，众人大惊失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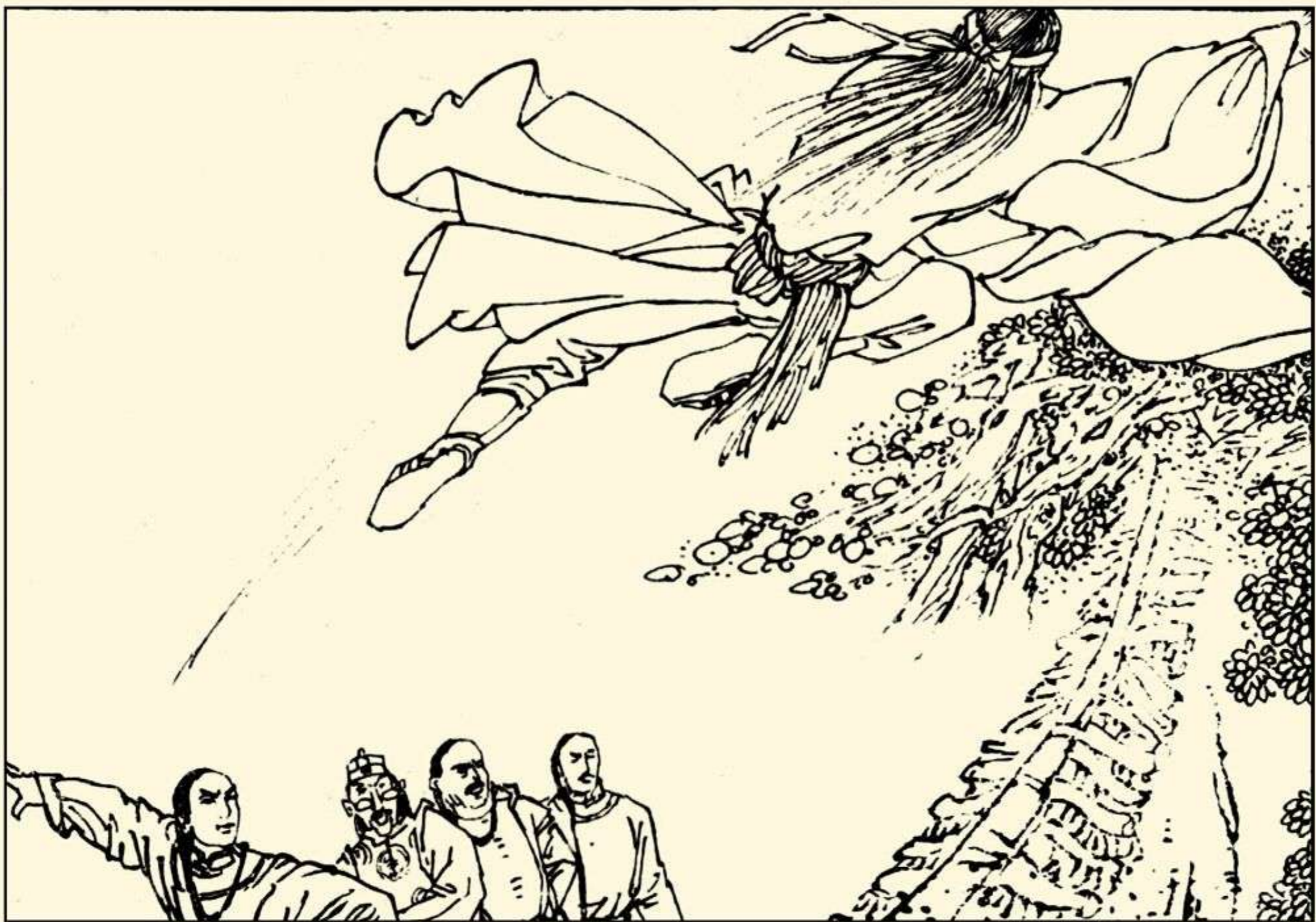
道士一脚踢空急忙抬头，只觉一道身影已从墙上跃起从自己头上飞过。道士大惊，感到一阵冷风从背后袭来，自知不妙，正要闪身，孙禄堂双脚脚尖已在他背后轻轻一点，道士前跌数步。





这一下虽不重，但已透出内功非凡，道士只觉内脏受到震动。当他稳步回身时，却见孙禄堂仍面色平静拱手说：『仙长请了。』

道士知对方无心伤己，更知自己功夫不济，那还有心再战，只见他虚晃一拳，话也不说，一个『燕子钻云』跃过高墙飞奔而去。





孙禄堂不肯放过，也轻轻一跃，飞过高墙，追了下去。这二人各自运用轻功，疾行如飞，穿街巷、跃沟濠，一气跑出开封城。



道士钻进一片枣林才不住步子，靠在一棵枣树上气喘吁吁地想：此人虽年轻，武功却胜我十倍，幸亏我的轻功比他强才得逃出。





突然，树上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道士抬头  
。看时，只见一条茶杯般粗的花蛇正探头向他窥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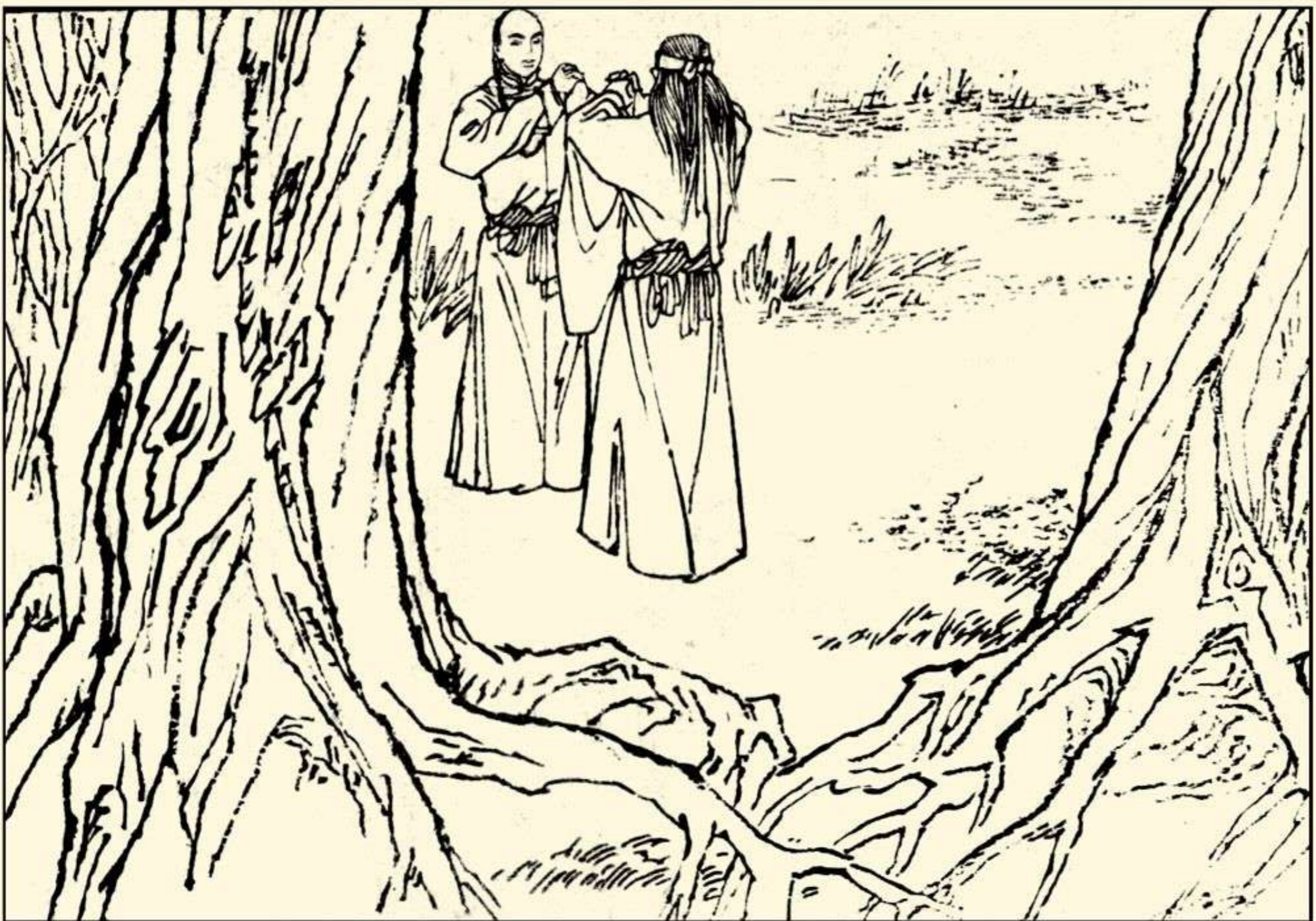
他刚要起身，只听一声弓弦响，花蛇身子一缩，摔到他的脚下，那蛇头断然粉碎。





孙禄堂站在正惊疑交错的道士面前，腰间别着一把牛角弹弓，拱手作礼，微笑说：「晚辈初出茅庐，适才多有得罪，还望仙长海涵。」

道士急忙还礼说：『贫道该死，谢壮士两次不肯伤害之德。』孙禄堂说道：『岂敢，仙长知进知退，十分高明，不过要请教仙长，我们都是武林中的朋友，有何仇恨相互斗狠残伤？』





道士听罢长叹一声，他双眼含泪讲了起来。原来这道士号妙峰，两年前带着他最喜爱的徒弟惠明出武当山北上云游。

那惠明生得身材魁伟，力大绝伦。他为人忠厚，从师妙峰习武八年，武技超群，尤精内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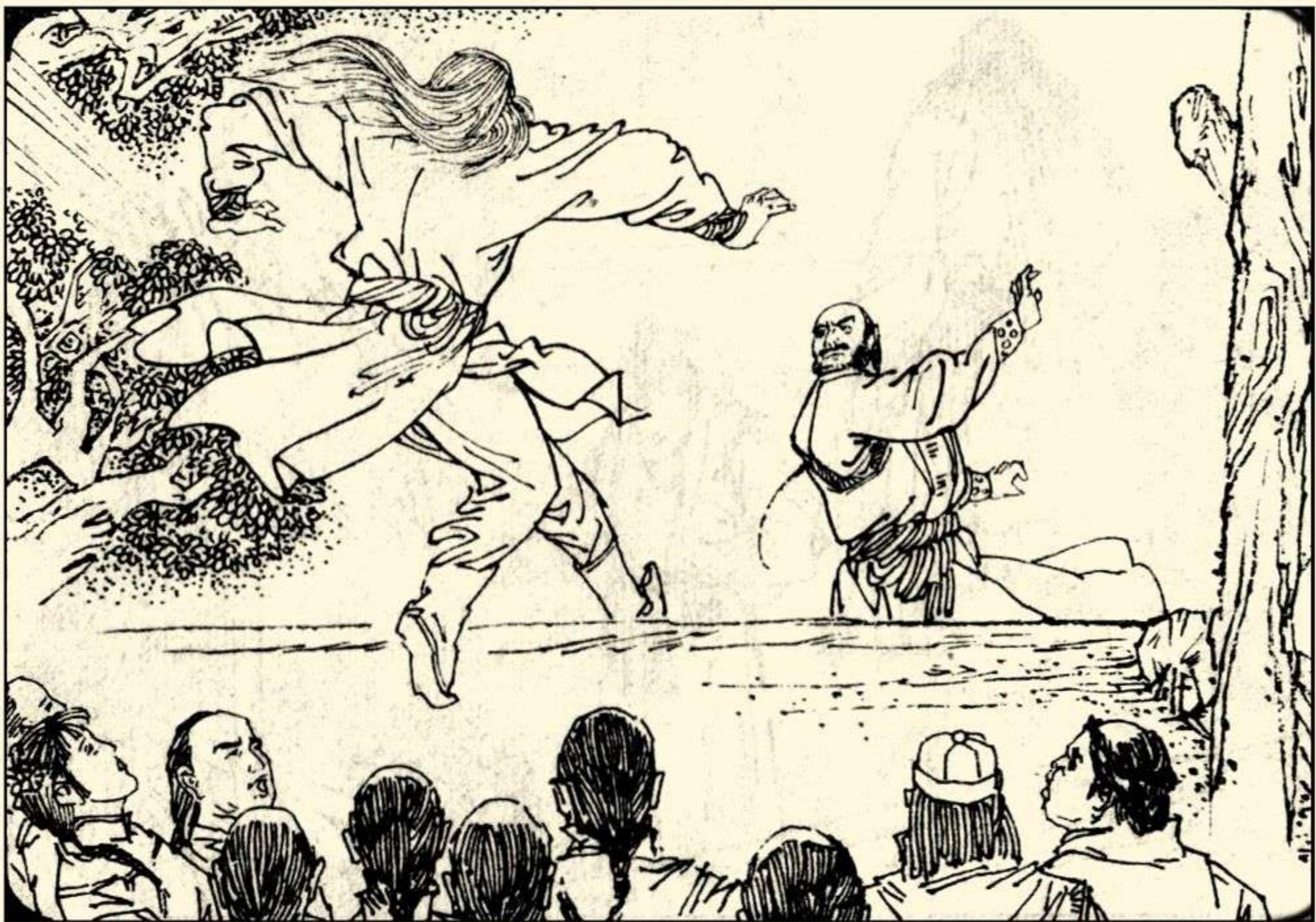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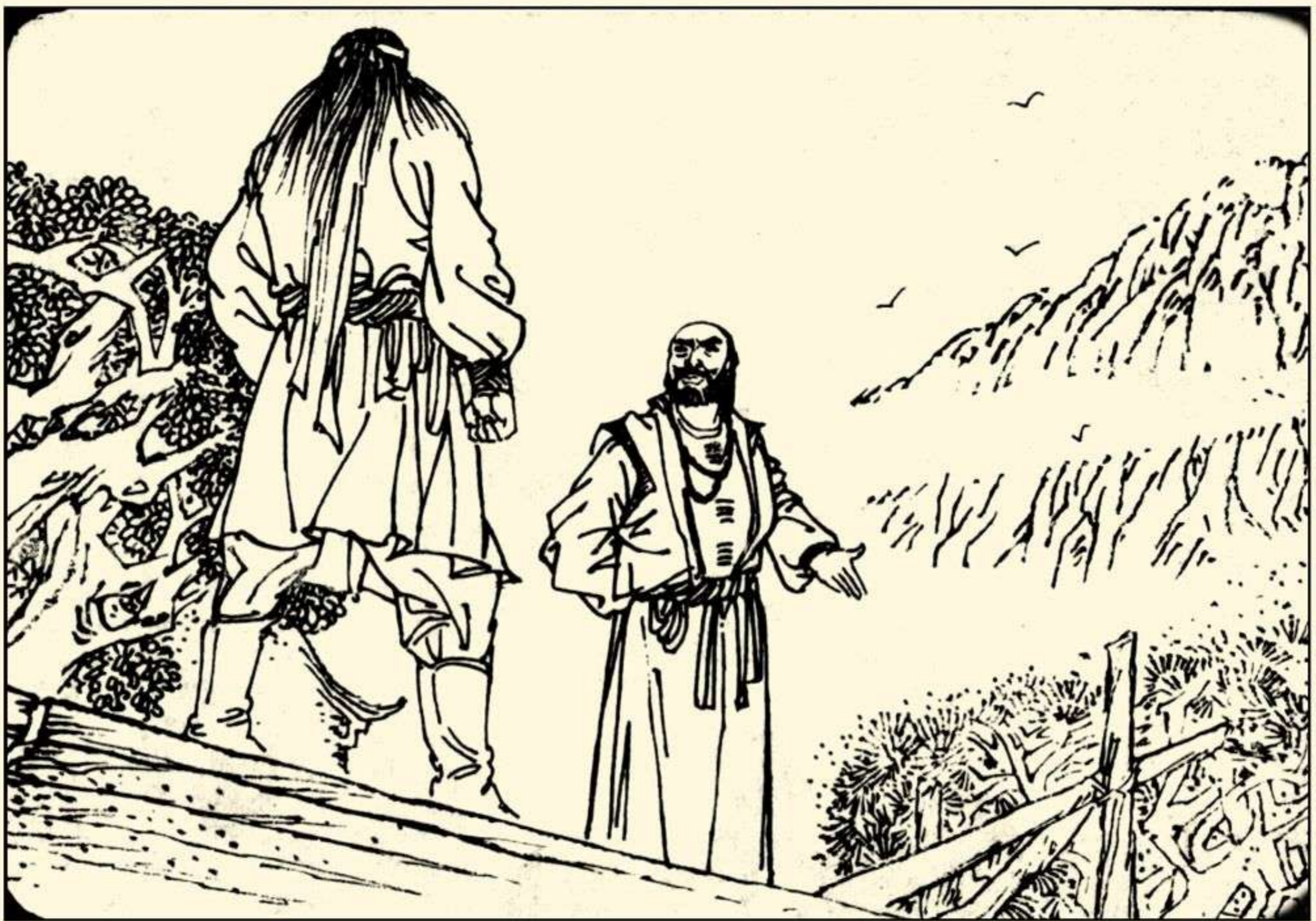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一日，师徒二人来到了开封法门寺，听寺里的僧人讲起铁臂金钢设擂之事。惠明年轻好胜要去打擂，妙峰道士不许他轻染红尘、披头露面地与人较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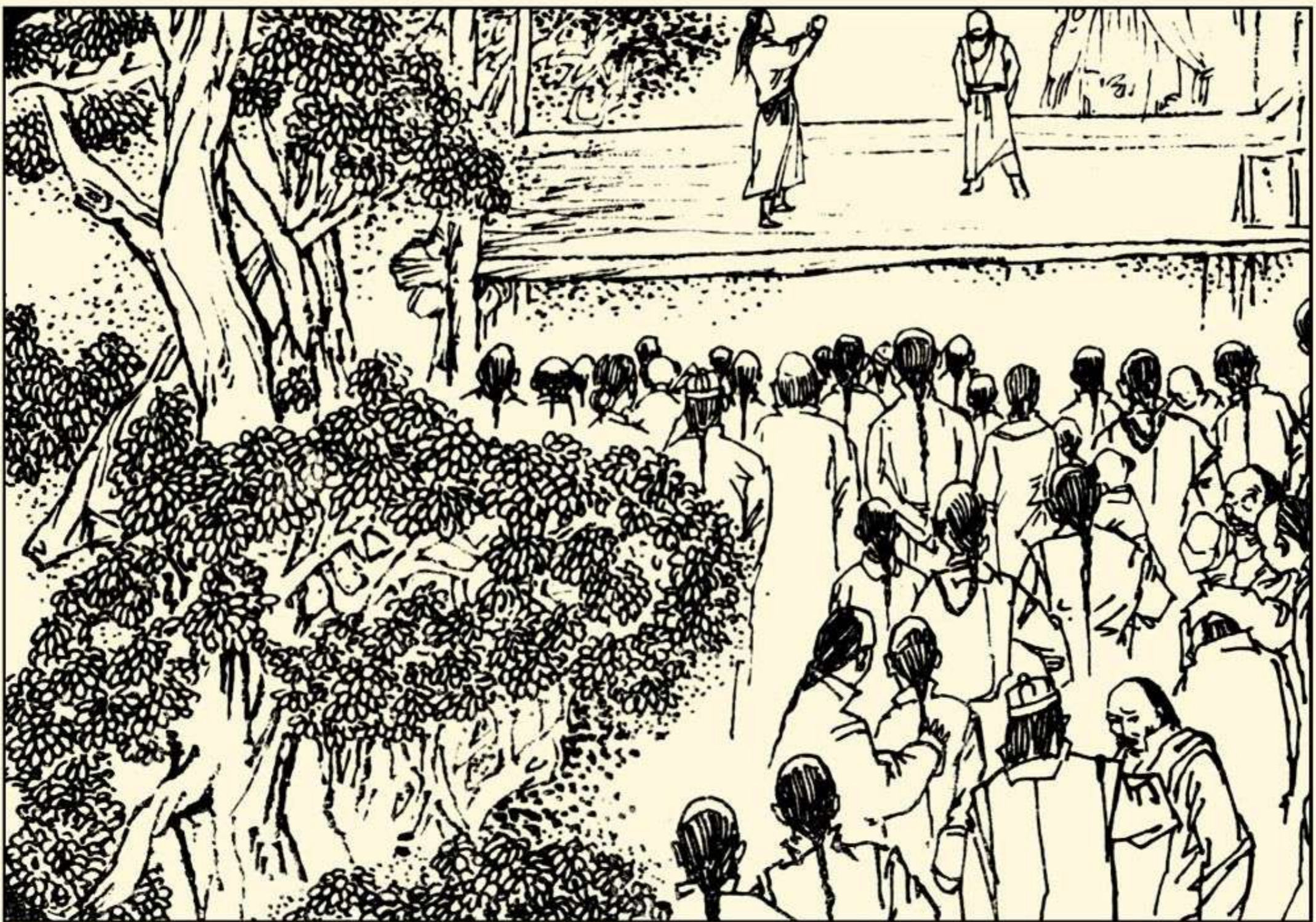
那惠明终是好奇心强，乘师父与寺中方丈攀谈之机，偷偷跑到擂台下。争强好胜之心使这个年轻道士忘了师父的嘱咐，他纵身跳上了擂台。





雷铁一见这年轻道士体格健壮，风度潇洒，已有三分胆怯，心中暗暗打定主意，要用自己最精的内功取胜，于是他提出了光比内功。

惠明一听心中暗喜，认为自己精于内功，必能取胜，便说：『就请擂主先击我三拳吧。』说罢他运用内功，气沉丹田，规规矩矩地站了一个骑马蹲裆式。





那雷铁是有名的铁臂金钢，每拳打出都有几百斤重的力量。他暗用内功之力，挥动铁臂，蓄劲如张弓，发劲似放箭，一连三拳狠狠打在惠明的肚子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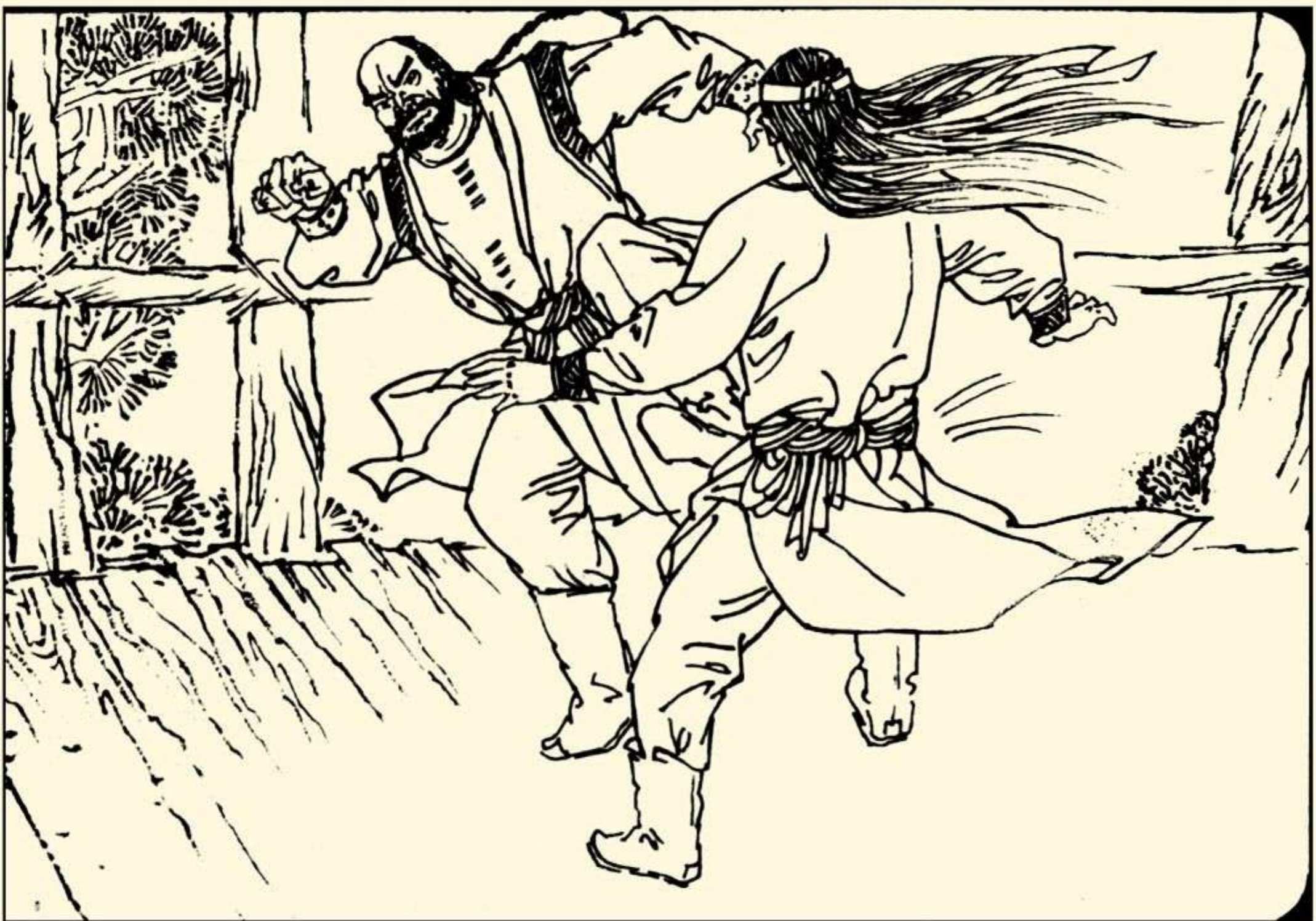
惠明道士一连接了铁臂金钢的三拳，若无其事地站起身，看看那铁臂金钢已站好式子，心下盘算：我先用七分功力，看看他的内功如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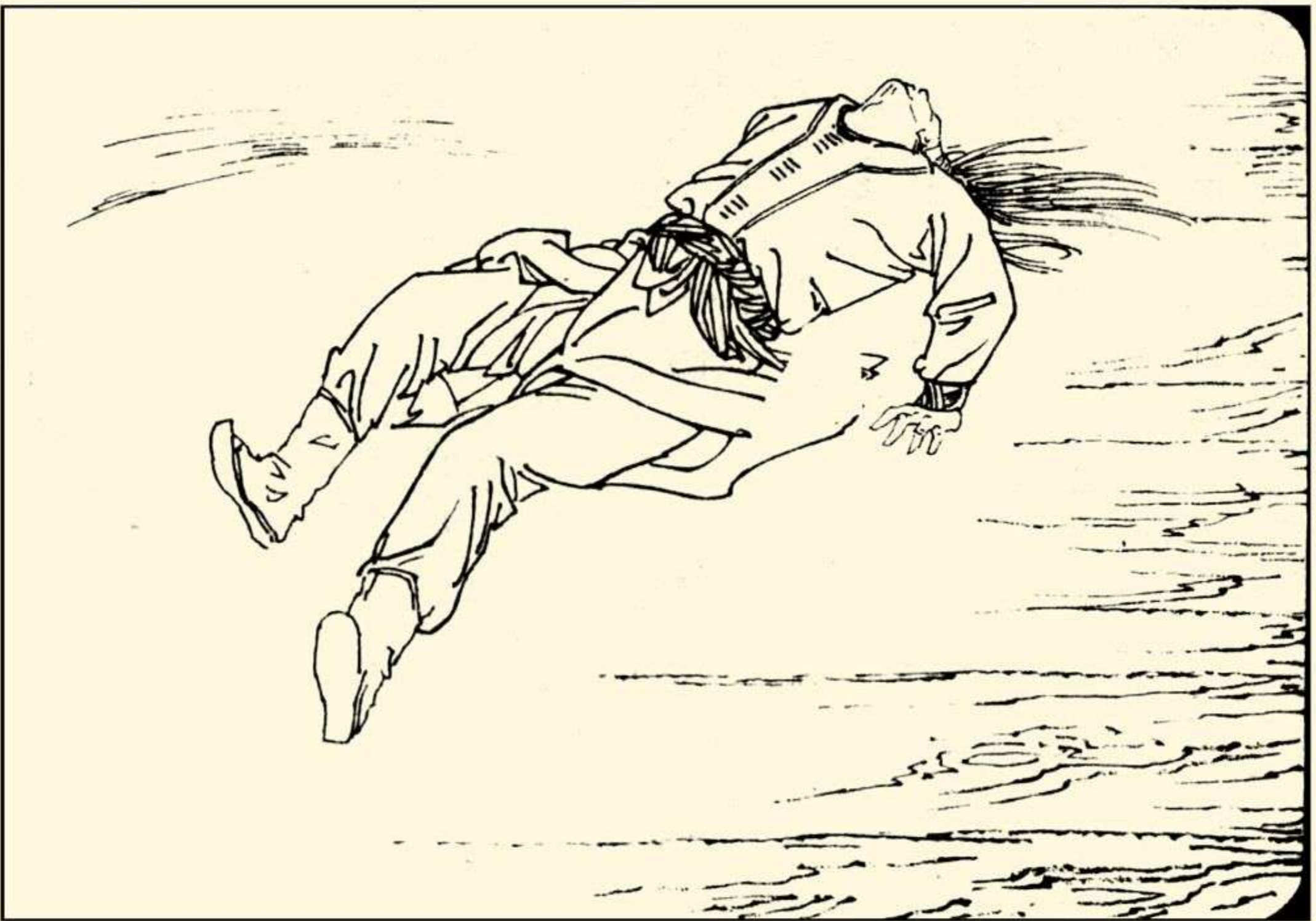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那铁臂金钢接这一拳，顿感不妙，只觉得内脏受震，丹田之气已不能守。只见他脸色陡变，额头上渗出汗珠。

惠明一见，知道他的内功一般，第二拳只能用上五分的力量，不然就会伤他性命。那铁臂金钢却暗怀鬼胎，看小道士第二拳打来，便突然飞起一脚朝小道士裆内踢去。





这一脚踢得又快又狠，足有千斤之力，善良的惠明道士毫无戒备，大叫一声，『扑通』跌倒擂台，当时就断了气。



妙峰道士得知爱徒遭人暗算，惨死在擂台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暴跳如雷，发誓要为徒弟报仇。他赶到擂台下，抱着惠明的尸体大哭，一连昏厥数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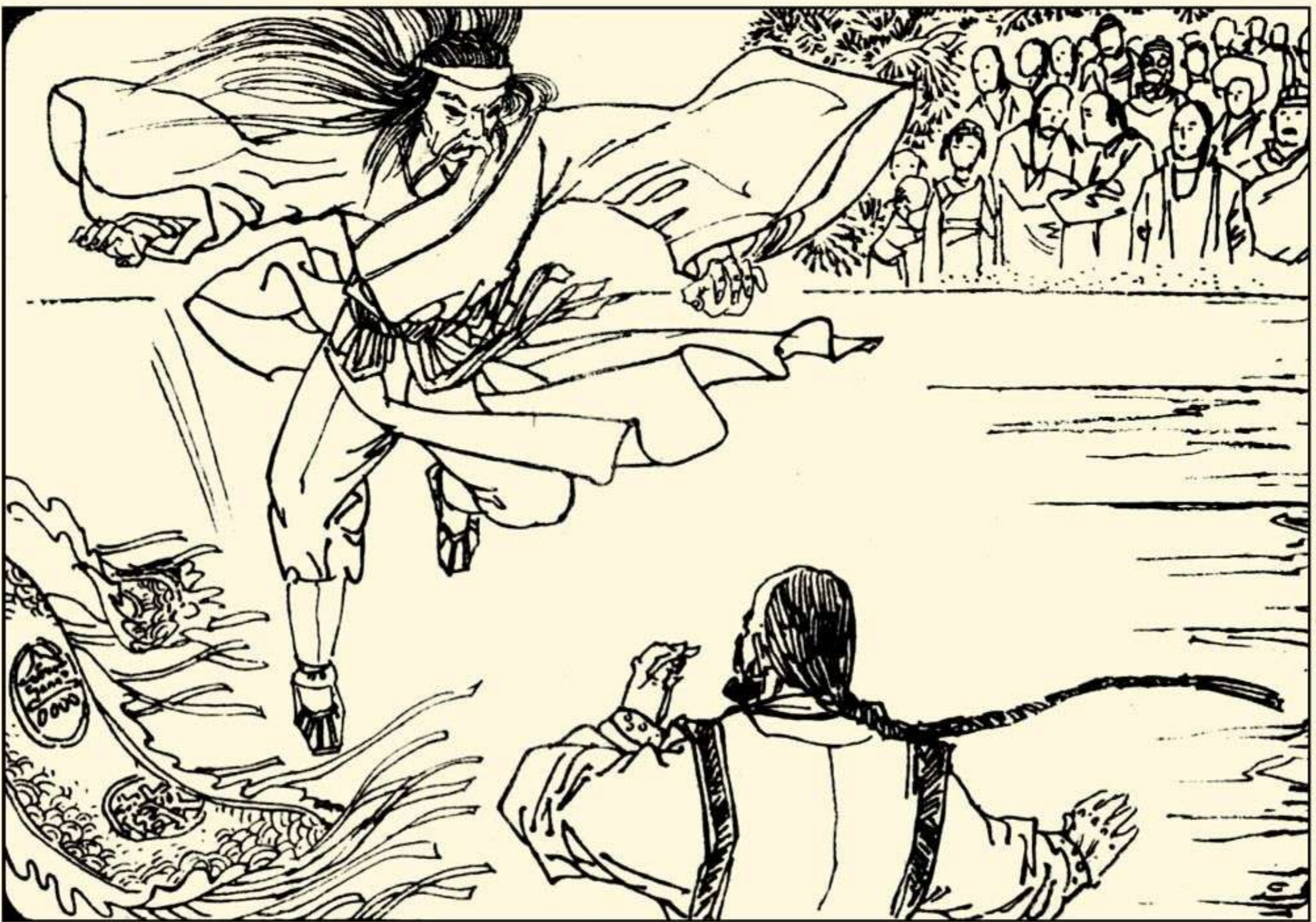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铁臂金刚见事不妙，早吓得躲了起来。妙峰道士一时寻不到仇人，只好先请法门寺长老帮助安葬了惠明再作计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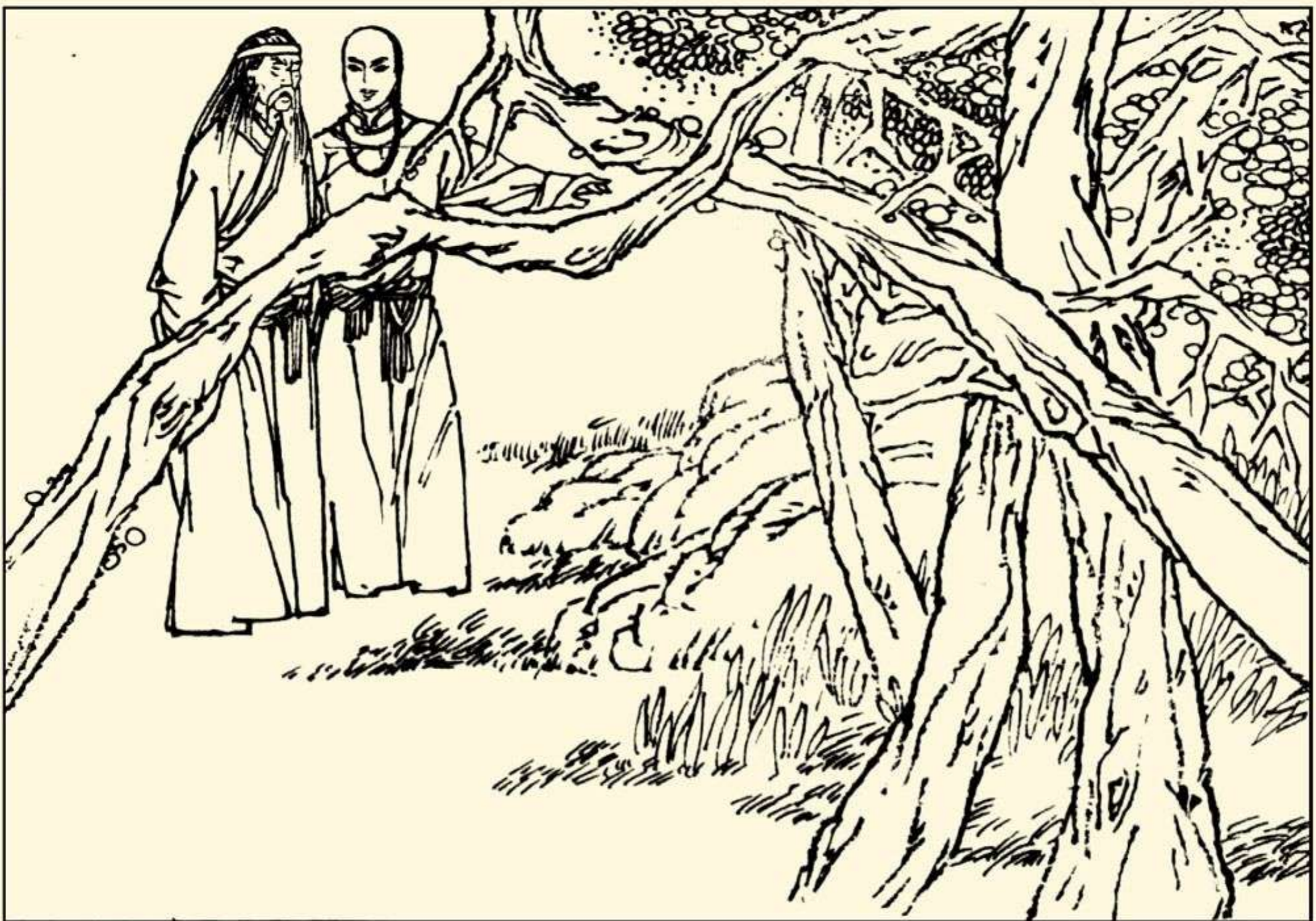
妙峰道士从此恨透武林中人，为了寻找铁臂金钢，妙峰道士混迹在荒郊野外，佯装疯癫，隐去他的真面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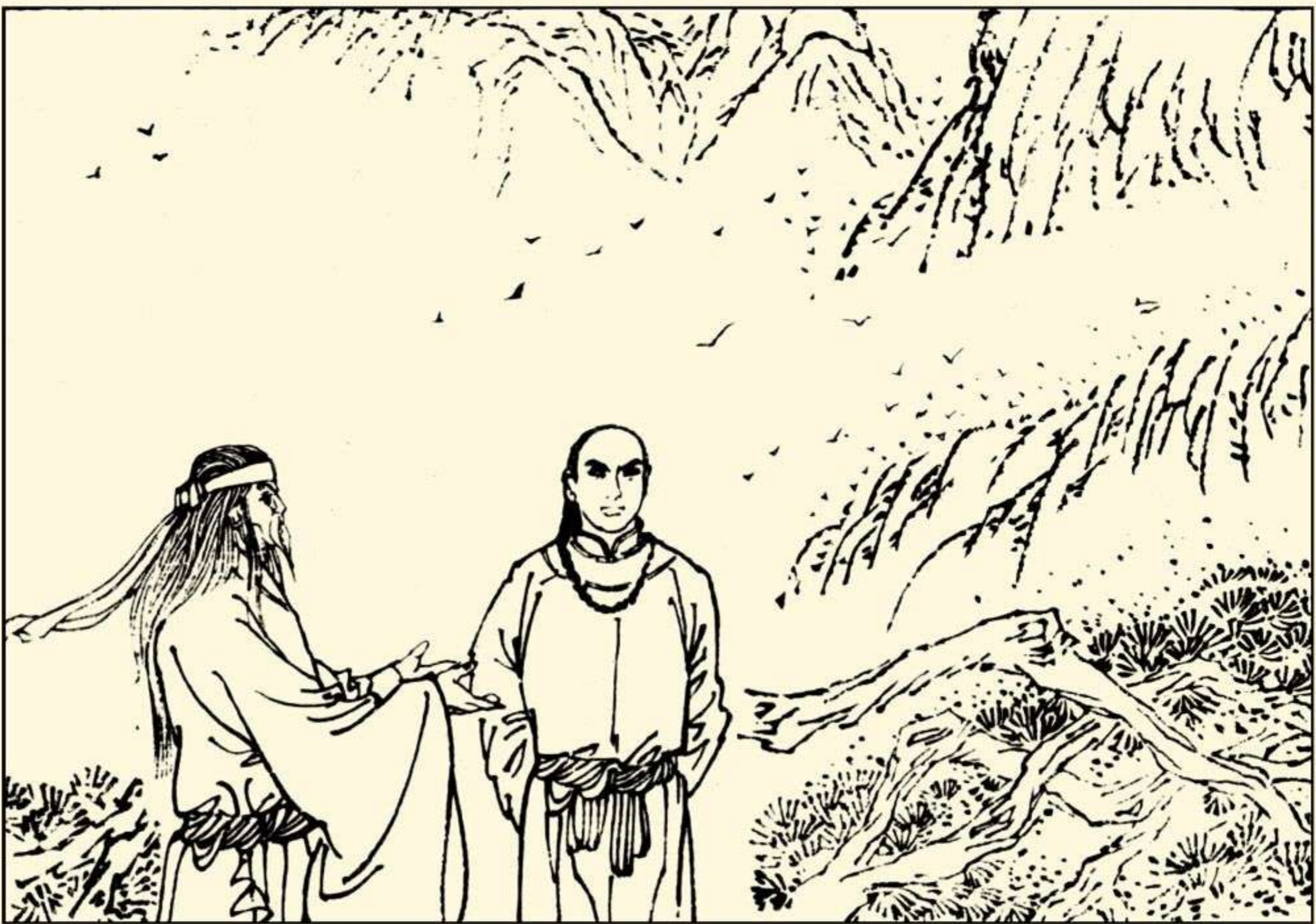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半年后，铁臂金钢以为妙峰道士早已离去，便重新摆起擂台。谁知，设擂的第一天，第一个跳上擂台的就是那妙峰道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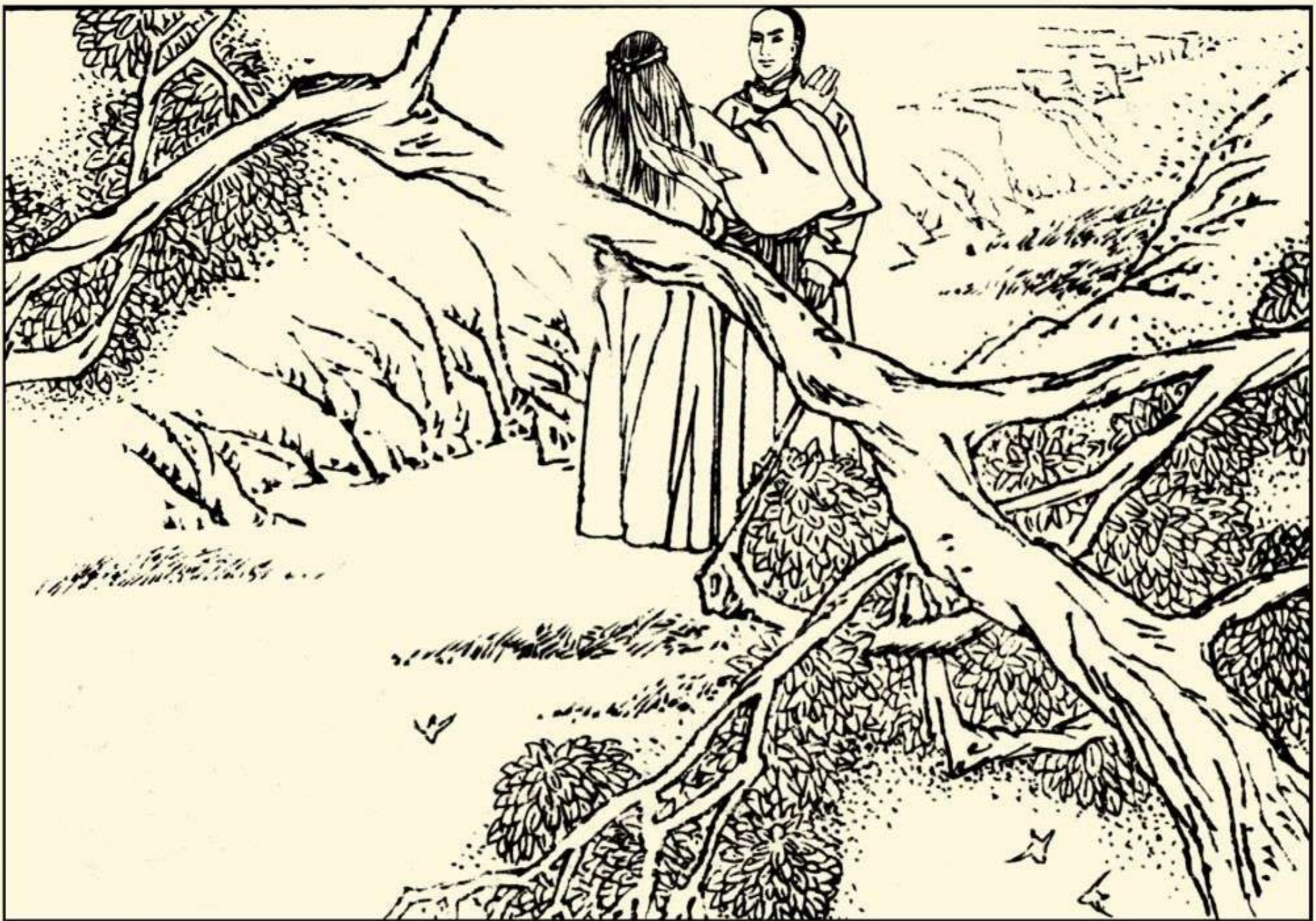
孙禄堂为那个心田慈善、武艺高强的惠明道士感到十分惋惜，对雷铁这样武林败类深恶痛绝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「仙长失去爱徒，如割心头之肉，我非常同情，只是冤有头、债有主！」





那妙峰道士明白了孙禄堂的一番心意，忙说：「今遇壮士，我已知道武林之中俊杰极多，我已决计离开这里，敢问壮士欲去何方？」孙禄堂向道士讲了自己云游之事。

妙峰道士连连点头称赞，还诚心诚意地提醒孙禄堂前途路上山高水险，又常有歹徒聚众行凶，劝他千万小心保重。说罢，他击掌大笑说：『贫道告辞，你我后会有期！』





孙禄堂回到聚贤客店，一字不提比武胜败，收拾行装继续云游。临行，开封城里习武者数十人，敬佩他的武德，为他送行十余里。欲知后事，请看第二集。



# 免 责 声 明

本人所制作的连环画电子书，仅供个人私下欣赏，切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，连友下载欣赏后须自觉删除，请大家支持并购买原版图书！

金色童年情结 敬启

